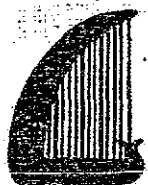


#.87
176.524
3

还娘

GORTHE 著
余文炳 译



VON.

郭沫若校
现代书局刊



迷 娘

歌德著 余文炳譯

郭沫若校

現代書局印行

1932



序

歌德去世恰是到了百年！大詩人的藝術依然在藝術界裏矗立着雄厚的巨姿！我們在百年後的今日，讀歌德的作品，可以知道他在當時，百年前的當時，所享的令名和今日所受的追慕，其原因在那裏。

一時代的藝術有一時代的特色。別時代的藝術能久遠流傳，並不是那藝術的時代性還未消失，而作者的技巧和情感，實際上雖時隔了今古，地距了東西，仍然是使讀者興起同樣的感情，歎服其圓熟的技巧的。藝術品的感情和技巧，可以說比較其他的形式內容更少含強烈的時代性而少變化吧。

迷娘，是從歌德的大著威廉·邁斯特的修業時代(M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中，關於少女

序

迷娘的故事選集而成的。該著作成於 1796 年，評者以爲在作者 1811 年代完成的 Wilhelm Meisters Wanderjahre 之上，可與其代表大著浮士德比美。

迷娘久爲我國文學界所耳熟，譯者無須多事贅述，只恨不文不能十分盡善，有負讀者厚意；未當的地方，總望不吝教誨爲幸！

譯稿蒙歌德的浮士德的中譯者郭沫若先生過目，特別記出道謝！

1932，歌德百年忌紀念 譯者識

迷 娘

富商的兒子威廉·邁斯特在一片宏大的連山中，騎在馬上走了幾天，走到了一處精小舒適的市鎮名叫高村，是位在遠隔浮世的山谷中的。他受他父親的囑咐為一個商務上的旅行，在這村裏，要收幾處長年拖欠了的舊賬。

當他走進市內一間旅店時，那兒是非常熱鬧，至少是很興旺的。一大隊走索橋的，跳躍的，玩戲法的人們隨着一個強壯的男子和婦女小孩來投宿，在他們準備公開表演時，屢屢地鬧着騷擾，或者是和店主或者是和自己人吵鬧；他們的口角鬧到不堪時，他們趁心的叫嚷實在令人難受。

他甯願登時再騎馬走了，但他的事務又必須了結，因此決心住下，擇定了一間屋子。

剛上梯坎恰有一個小孩從對面走來。他的視線立刻被吸引着。西班牙風地截了袖口的短小緞製的背心，有花紋而緊窄的長褲，把那小孩打扮得很媚膩。長而烏黑的頭髮，有的是散成流海，有的是編成髮辮，盤旋在頭的周圍。他不可思議地注視那個模樣，不知道是該認為是男孩或者女孩。但不久他決定是後者了，當她走過面前，他攀住她，向她寒暄了一下，又問她是跟着誰的，雖然他已容易知道她必定是那跳戲和舞蹈團中的一人。她把銳敏而黑黝黝的眼光望着他，從他的身邊擺脫，沒有回答地跑向廚房去。

他上完梯坎遇着兩個劇團的團員，他立刻和兩人成為了相識。一個自稱為麥林拉的男優，很願意介紹一位加在他劇團裏的女性與威廉，即是那費林娜姑娘。一場愉快的談話展開了，但不久即為那嘈雜的聲音遮斷，原來是踏索橋的一團為要向市鎮宣傳他們的演藝走出旅店去。



前面是鼓手，隨着是騎馬的包辦人，後面有個舞女騎在一匹瘦馬上，她前面抱着一個用飄帶和金箔打扮十分別緻的小孩。其他的團員在後面步行。內中有幾個人的肩上輕快地舒適地肩着作種種危險姿勢的孩子，剛才的那位黑髮的沉默的少女也在裏面，重新引起威廉的注意。

他向麥林拉問這奇妙的小孩的由來；但他總得不着要領，只好決心待到遊行隊的解散。

約略經過半小時，他的確看見那不可思議的小孩同兩三個踏索橋的走過廣場來了；他向費林娜指示，費林娜便立刻用她那活潑的風度招呼那小孩，向她遞眼色，那孩子還不想來，她便哼着歌囊囊地跑下梯坎去把她領上樓來。

“嗚謎兒來了，”她帶那小孩到門口時這樣說。小孩佇立門口，好像轉瞬又想跑開的樣子，把右手放在胸前，左手放在額上，深深地鞠躬。“不要害怕，可愛的孩子，”威廉向她走近時說。她帶着不安

的眼色望着他，走近了兩三步。

“你叫什麼名字？”他問。

“他們叫我迷娘。”

“你有好多歲了？”

“沒有人告訴過我。”

“你的父親是誰？”

“那個大惡魔已經死了。”

“怎麼，這真是稀奇！”費林娜說。他們還問了她一些話，她的回答操着很生強的德國話；而且顯示得非常拘執，每回答一次，都把兩手放在胸前額上，深深地鞠躬。

威廉不能壓足地望着她。他的視官和心臟被這孩子不可思議的模樣，不可抵抗地攝引着。他打量她是有十二歲或者十三歲；她的身材很齊整，只是她的手足還表示着大有發育的可能，是受遏制的神氣。她的姿態有異乎尋常，但具有驚人的魅力；她的額部異常美妙，她的鼻準異常優美，那個

嘴，雖然未免緊閉得和她的年齡不相應，而且時時要把嘴脣歪向一邊，但仍然是天真而且十分嬌媚。她的淺褐色臉色的從那臃脂裏勉強可以辨出。這個姿態在威廉心中刻印得十分深切；他仍然望着她，無言地爲冥想而忘去了現實。費林娜把他由恍惚中叫醒，同時她給些剩餘的糖菓與那小孩，作一個手勢叫她走去。那小孩照前地行了一禮，閃電一般地跑出門去了。

人們在這瞬間聽着樓上愉快的音樂聲，因此麥林拉主張上樓去，把午后其餘的時間用跳舞消遣，到傍晚時再去賞鑒那踏索橋的藝能。善於跳舞的費林娜鼓舞了她的兩個同伴。威廉雖然不爲拙劣，但他缺少技巧上的練習。他的兩個同伴擔任教他。

時間晚了，踏索橋的已開始表演他們的技藝。在一個廣場上集聚許多看戲的人。然而我們的朋友們，當他們下了馬車時，爲一個詭異的混亂所吸

引，大羣人向着威廉住的旅店門首擁來。威廉趕上前想看是什麼事，劈開人叢一看，他吃驚地看見那踏索橋的主人，抓住那不可思議的少女的頭髮努力拖向門外，狠心地掣着皮鞭在那纖弱的身上亂打。

威廉如閃電地衝到那男子面前，抓着他的胸襟。“放了那孩子！”他狂人似的叫喊，“不然立刻我們要和你拚命。”同時他用他只在盛怒中能有的氣力，搥住那惡棍的喉嚨，這後者以為要被絞殺，放了小孩，對着攻擊者努力防禦。同情於小孩而未敢先行發難的兩三人，立刻扭着踏索橋人的手膀把皮鞭奪去了，解除了他的武裝，而且用許多惡罵來威嚇他。這個男子，知道現在只有用那張嘴的武器來對抗了，就大大地威嚇怒罵起來：那個臭貨，無用的東西，不想盡她的本分；她拒絕跳舞他曾和衆人約好了的雞蛋舞踏；他想把她打死，誰也不應該阻擋。他努力想擺脫，去尋那潛入人波裏的小孩。

威廉拉他轉來，對他說：“那個孩子你是從何處偷來的，你須得在法庭辯明，在未辯明之前，要看一眼，要挨一挨，都是不能夠的；我要追究你；你總逃不了我。”威廉的這些話，是出於熱烈而無思考無目的一種茫然的感情，可以說，是從靈感發出，所以使那暴跳的男子轉瞬間歸了沉靜。他喊道：“叫我把那個無用的東西怎麼辦呢！你給我她的衣服費，你可以把她領去；我們今天晚上再談吧。”他急忙地去繼續他中斷了的演藝，做幾套有名的好戲把羣衆的惡感圓滿起來。

四邊業已平靜，威廉着手尋那小孩，但總尋不着。有兩三個人主張是在倉房裏，別的又說看見她在近處屋子的屋頂上。後來各處都尋遍了，只好安心地等待她，她或者會自己出來。

現在和包辦人進行小孩的談判，那孩子由威廉出銀三十塔連接受過來，那有黑鬍子的強暴的意大利人便放棄他一切的權利，但關於那孩子的

來由，他只說是從他的哥，因為有異常的才能被稱為大惡魔的哥，死後接手過來的，此外便沒有多說。

第二天，踏索橋的一團騷擾一大陣出去了的時候，迷娘不久就出到威廉面前來。“你躲在那裏的？”威廉很和藹地問她，“你使我們真耽心不少。”那孩子不作聲只瞪目望着他。

“你現在是我們的了呵。”威廉說，“我已把你買了。”

“你花了幾多呢？”那孩子很乾脆地問。

“一百杜卡特，”麥林拉插一句，“你能付這筆款，你能夠自由呵。”

“那不太多嗎？”那孩子問。

“是呵，你只好好地住着吧。”

“我願意侍候，”她回答說。

從那瞬間以後，她很留心看那茶房服侍這兩

人的動作，第二天她便不再許他到屋裏來了。她情願一切的事由自己做，她的服務雖然緩慢而且有時不靈活，然而是很周到而且十分用心。

她常常打一盆水來洗臉，洗得太過分地熱心幾乎擦傷自己的臉皮，直到威廉帶着笑謔地問她，才知道她總想用盡方法，把她臉頰上的油粉弄去，因為她過於熱心，把擦摩出來了的紅暈，也以爲是很頑固的頰上的胭脂。對她說明白了，她才停止了，她到安靜了下來之後，現出一種美麗的淡黃的臉色，但只略略帶着紅潮。

因為和演劇團員的交際，又因有這孩子的神祕瀟灑的存在，威廉感受了分外的幸趣，使他比較更長久地在這地方逗留了起來，他自己的辯解是要熱心地練習擊劍和舞蹈的藝術，這種機會以後是不很容易再有的。

在這些日子中迷娘的容姿和態度愈見長得使他心愛。一切的舉止動作都有些特出的地方。她從

梯坎上下時甯說是在跳躍；她攀上迴廊上的欄杆去，在人還未覺察時，她又坐在了櫃子上暫時靜穆一下。威廉又覺得她行禮時對於每個人有特別的樣子。她對他的行禮從前是把兩手放在胸前。有時幾天都不說話，有時又不免饒舌，說得總很奇怪，使你不知道是出於機智還是出於誤會；她的破碎的德國話是夾雜着一些法國語和意大利語的。她在服侍威廉的職務上感覺疲勞，老早同着太陽一齊起來；但晚間時却是很早地引退了，睡在一間寢室的赤地上，勸她在牀上或在蘆蓆上睡她百諱不從。他常見她洗澡。她的衣服雖然幾乎完全是二重或三重的補綴，但是清潔的。威廉又聽人說，她每天晨早要去做彌撒，有一次他隨在後面去看時，看見她跪在禮拜堂的一角拿着念珠熱心地祈禱。她並沒注意到他；當他回家去，對於這個事情很推想了許多，但總不能得個一定的見解。

有一天晚上他從照常的散步歸來，迷娘等在

門前，上梯坎時爲他執燭。當她放下了燭火，向他請求，允許她今晚做一套演藝供他看賞。他甯想謝絕她，特別是因爲他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但是這個可愛的少女，他是什麼也不好拒絕的。過了片刻她再走進來。在肘下夾着一張毛氈，把來鋪在地上。威廉任她自由。她點起四枝燭光在毛氈的四角，每角放一枝。她帶來的一籃雞蛋，使她的用意明白了。她精細地測量着，在毛氈上走來走去，把雞蛋相隔若干距離排列起，那時她叫一個旅館中做活計的能奏提琴的一個男子進來。他進來抱着樂器站在屋角上；她把帕子蒙着眼，給一個手勢，用竹拍的拍聲伴着節奏和旋律，像有螺旋的車輪一樣，和着樂聲開始她的轉動。

狡捷地，輕快地，活潑地，正確地，她繼續跳舞。她那樣敏銳地安詳地踏在蛋的空兒，踏在蛋的側面，跳舞得使人在每一瞬間就心她必會踏破一個，或爲疾速的轉迴會把別的蛋踢跑。決不會有

的！不拘她作種種姿勢大步小步的步法，甚至於跳躍，到後來膝行地在雞蛋的行列間通過，也沒有破壞一個。

像時鐘的機構一樣無靜止地繼續她的舞徑，奇妙的音樂屢次從最初重奏，而對於奔放的舞蹈在每一次的重奏增加一番新鮮的生力。威廉爲這不可思議的演藝完全心醉；他忘去了他的憂慮，追隨那可愛的孩子的每一個動作，而且驚奇的，在這個舞蹈裏她自己的性格是如何地特別表現着。

強烈地，銳敏地，冷靜地，激昂地，在那溫柔態度中表現着她自己，與其說是嬌媚當可說是高尚。他對於迷娘已有的情意，在這瞬間突然感受着了。他熱望着對於這遺棄了的少女；想把她的心臟和她的存在相融，想把她擁在腕中，用父親的愛情使她感覺到人生的喜悅。

舞蹈將要終場；她用兩足轉動雞蛋小心地集成一堆，不使一個滾轉來，也不破損一個，然後站

在一邊，從眼上解去帕子，她的演藝同着一個行禮完畢。

威廉感謝她這樣壯觀地而且意想不到地把他慕想的舞蹈演給他看了。他撫慰她而且憐惜她那樣困難地把自己勞苦。她收起雞蛋，把毛氈夾在臂下，問了問還有無其他的吩咐，從門口倏忽地跑去了。

他從那琴師口中，知道她自己在許久以前費了若干心力，把一只舞曲，西班牙有名的舞曲，唱給他聽，直到他能演奏那樣久。她爲他的麻煩，想給些金錢來報酬，但他並不願意領受。

威廉利用這一個演劇團體，由演劇的人所漸漸集合起來的，想把關於演劇的重要談話來商議，這是他從幼年以來所傾心的事。因此一天晚上，一團的人集聚在威廉房裏共同朗讀當時頗爲人愛好的一篇騎士劇。

每人都是異常滿足，歡聲從一幕到一幕，拍手喝采地愈見高張，愈見喧嘩。桌子中間放着一個大杯，時時滿斟，使讀者的精神更見增加。威廉已經在耽心着，怕不會有很好的收場，那時店主人引着一位彈豎琴的走進這個廣廳裏來。

那奇異的客人的樣子使全團的人都詫着，在誰也沒有發問或者沒有存心說話之前，他已經在椅子上坐下了。他的禿頭由一些灰白的頭髮界在周圍；蒼色的兩眼溫和地在那又長又白的眉毛下轉動。形像端正的鼻樑下面緊接着很長很白的鬚鬚，未盡把那使人喜歡的嘴脣掩蔽，套着一件長而暗褐色的外衣從孱弱身軀的頸項直到足踵；於是他開始在他前面的豎琴上彈奏一調前曲。

從樂器中流露出快活的音調，立刻便安靜地在同人之上作用了起來。

“你還能唱歌嗎，老公公？”費林娜問了。

“給我們些什麼，使身心同感官愉快一下的。”

威廉說了。

老人望着威廉，既而仰視上方，在那豎琴上彈了兩三下，歌唱起來：

“什麼是門外聽來的聲音，
什麼在那橋頭喧騰？
把那歌聲給我們聽聽，
繁響在這廣廳！”

國王說畢，侍從奔命；
侍從歸來，國王命令：
“把那老人引進！”

“恭賀你，高尚的縉紳們，
恭賀你，美麗的貴女們！
天空是如何的明媚！一顆一顆的羣星！
誰曉他們的名稱？
在這榮華炫耀的中廳

你快把眼兒，閉緊，這不是那個時辰，
可由你駭目怡心。”
歌人合上兩眸，
彈出嘹亮的聲音；
騎士們威嚴正視，
美人們頭向膝傾。
國王歡喜這歌音，
報酬他彈奏的費心，
賜一條練子的黃金。

“這金練不要賜我，
這金練賜與騎士們，
在他們勇敢的當前，
敵人們的長槍碎盡。
賜與你身旁的宰臣，
使他多一個黃金的佩物
伴隨着他其他的寶星。

“我唱歌，就像那小鳥歌唱，
牠歇息在樹枝之上。
奔出自喉頭的歌聲，
便是酬賞，是無上的酬賞；
若我還敢請求，只有一個願望：
賜我美酒一盞
盛在那夜光的杯中。

他舉杯一飲而盡：
“呵，這甜蜜的清涼物品！
呵！三倍幸福的華庭，
這自然是些小的加恩！
望你們幸福的時候，也這樣念及老身，
熱烈地感謝神靈，如像我
感謝你們這杯厚贈。”



旅舍外的野餐

那時唱歌的把歌唱完後，握着爲他滿斟放着的一杯酒，帶着和顏悅色的面容向着好意的人們一飲而盡，大家一齊感受着喜悅。大家拍着手向他舉起酒杯祝他的健康和他老體的強壯。他再唱了些民謠調的詩歌，更增加一團的興致。

那時候又空了許多的酒瓶，大廳中的歡聲更加高朗。威廉努力去制止，送一個豐富的報酬在老人的手中；別人也擎出了一些，各人都抱着一個愉快的希望回家去，約好不久又可以在老人的妙技中過一個同樣的歡樂之夕。

在劇團中過的生活是那樣的，但威廉許久已很少滿足之感。妖豔的費林娜初時由她的活潑，她滑稽的談話，和她大膽的愛撫，巧於迎合他的心意。但是及他知道她對她所喜歡的每個男子，都是在用同樣的手段，想拉入她的範圍時，他對她蔑棄起來。其餘的團員，像他不久注意到的，很少

是爲他的人格，只是爲他毫不吝惜的金錢。他方面又想到他父親身上使他不安。從他接收的商業事務，剛剛完結兩件；還不得不繼續旅行，結交新的關係。那些事都在促他前行然而他總還不能割捨。

威廉現在自己覺得煩燥不安，想起去訪問那老人，他希望由他的豎琴把那個胸中的惡魔逐去。當他尋問那男子的時候，人們指示他一間破爛的旅店在那小市遠遠的一角上，進那旅店去步上梯坎直到屋的上層，那裏由一間屋子有美麗的豎琴聲對他響起來，那是一個傷心悽涼的音調，伴着悲哀苦痛的歌聲。威廉忍着脚步走到門前，可愛的老人正彈着一種幻想曲，只有把兩三節半用歌唱，半用吟哦地反覆不斷，聽者能稍微注意一下，約略可以聽出下面的歌詞：

人不曾流着眼淚吃他的麵包，
人不曾在夜間瀰天煩惱
坐在牀頭上流淚傷心，

他不會知道你們，你們天上的威靈。

你們導引我們到人生之中，
你們讓這可憐人把罪孽造成，
造成後讓他去身受苦痛；
只因緣一切罪孽在地上都有報應。

幽怨由衷的歎息深深地沁入了聽者的精神。
他覺得老人好像屢次爲眼淚所阻，梗塞不能繼續，
只弦聲響亮，直到再混雜着繼續的聲音。威廉依柱
而立，他的心神深爲感動，這陌生老人的悲哀解開
了他心中的鬱結；他禁不住同情，他不能隱忍也不
願意隱忍，爲老人傷心的音調竟自從他的眼裏引
誘了出來的眼淚。壓伏在他精神上的一切苦惱同
時消融，他完全把自己委任在苦惱裏，推開房門，
立在老人面前，老人是不得不坐在這簡陋的住所
內的唯一的家具，一張惡劣的牀上的。

“好的老人，你激起了我胸中如何樣的感情呵！”他喊出來，“在我胸中積滯着的一切，你爲我解消了；你不要間斷；還繼續去吧；在這時你也寬解你的悲哀，使聽的人也幸福。”那老人想立起身來並且說些什麼，威廉把他止住；因爲他從前已注意到那老人不喜歡說話；他隨即自己在老人側面的蓑蓆上坐下。

老人拭乾眼淚，浮着和藹的微笑問道：“你爲何到這裏來？今天晚上我又想來騷擾你們呢。”

“還是這裏清靜，”威廉回答說，“你把你喜歡的和你境遇相應的歌唱給我聽，而且要像我完全不在這裏的一樣。”

老人凝視在他的弦上，片時緩緩地調好了調子，他發聲歌唱：

歡喜寂寞的人呀，

呵！轉瞬即成孤零；

人們都在生存在相親，
而使他一人心疼。
也罷喲！讓我自己苦悶！
我只要能有一個時辰
真的是孤孤零零，
那時候我不會是獨自一人。

有一個愛人兒側耳潛臨，
看他的女伴是否獨自一人？
無晝無夜地都來相親
使我孤零者心疼，
使我孤零者苦悶。
啊，我只要有一個時辰
孤零地竄入了墳塋，
那時候心疼和苦悶會和我分身！

老人那樣地鼓勵他的客人，那時威廉由那些

有名的或不知道的歌和歌詞，使若遠若近的心緒，如醒如寐或喜或悲的感情結成一個循環，由那個循環在威廉現在的情狀可以有很好的希望。

實際上威廉還在回家的路中，已把自己的境遇比像從來更強烈地考量起來。他回想到他自己的志向爲希望豐富的努力高揚起的時代，他不得不告白在以後的時期陷入了一個無目的的絕境，一個飄浮不定的彷徨。到了自己的屋裏，仍沉潛在這樣的思量中，不安地踱來踱去。那時迷娘進來，問有什麼事可做的。她是悄然的好像帶着悲哀，因爲他連日以來幾乎對她全未經意。

她立在他面前望着他不安的樣子，

“先生！”她喊着，“若是你有不幸，迷娘怎了呢？”

“可愛的孩子，”他說時握着她的兩手，“你也同是我苦痛中的一個呀。——我是不得不走了。”迷娘望着他蓄淚晶瑩的眼，驟然跪在他面前。她握

着他的兩手，她把她的頭伏在他的膝上，絲毫不動。他和藹地撫弄她的頭髮。她許久靜止着。後來他感覺她在發痙攣，最初非常緩慢，漸漸增加擴大到她的全身。

“你怎麼了，迷娘？”他喊着，

“你怎麼的？”——她抬起頭，望着他，突然把手向心口接着，好像去忍受那苦痛的樣子。他抱她起來，她倒在他胸前；他把她緊緊貼着接吻她。她絲毫不動地回答着。她緊緊地按着胸膛，突然地叫喚了，那叫聲伴着身體痙攣的鼓動。她跳起來又立刻像一切的關節都破裂了地倒在他的下面。那是非常淒慘的光景。

“我的孩子！”他叫着，把她抱起緊緊地擁着她，“我的孩子，你怎麼了？”痙攣仍然繼續，從心臟傳到顫動的四肢；她只有在他的臂裏扭着。他把她貼在胸前，他的眼淚把她浸溼。

突然她好像又緊張了起來，好像在忍受那身

體最激烈的苦痛；不久一個新的激昂她的全身又活轉來，她翻身向他挽住他的頸項，好像那時她的心裏起了個激烈的破裂，在那瞬間從她閉住的眼裏涵湧出那淚泉滴在他的胸上。他緊緊地抱住她。她哭出了，那眼淚的強烈狀態不是口舌所能形容。她長長的頭髮散亂着從淚人兒的身邊吊下，她的全身好像要融解在淚河裏去。她僵直的四肢漸漸柔軟她的魂魄離盪了，在這瞬間的混亂中威廉就心她會在他的懷裏融解，融解到不留痕跡。他只有加緊地抱擁着她。

“我的孩子！”他喊着，“我的孩子！你仍然是我的！若是你歡喜聽這話。你是我的！”

她的眼淚流得越洶。最後她站了起來。一片微弱的欣意閃爍在她的臉上。

“我的爸爸！”她叫着，“你不要拋棄我！願你是我父親！我是你的孩子！”

門前悠然響着那豎琴的聲音；老人帶着那怡

情的歌曲為我們的友人威廉奏晚上的奉獻，威廉愈加緊地抱着他的孩子，享樂那紙筆難以形容的純潔的幸福。

有天早晨威廉尋找迷娘時，尋不着，但聽人說她老早同麥林拉為演劇的事出去了。

過了兩三個鐘頭威廉聽着門前有樂聲。最初他信為是那彈豎琴的老人又來了；但是他不久聽出是一種四弦琴的音調，那開始唱的歌聲是迷娘的。威廉把門打開，那孩子隨着進來唱起下面的歌：

你可知道嗎，檸檬開花的
地方，
葱籠的密葉裏橘子金黃，
和風起自那晴碧的天上，
番石榴樹靜挺月桂樹兒高張，
你可知道嗎？

去吧！去吧！

我願相隨呀，啊我的愛人，去吧！

你可知道嗎，屋樑頂在圓柱上，
燦爛的廣廈，輝煌的櫛房，
立着的大理石像把我張望：
人們把你怎麼了，可憐的姑娘？
你可知道嗎？

去吧！去吧！

我願相隨呀，啊保護我的，去吧！

你可知道嗎，那雲徑和那山崗？
驟兒在霧裏尋求路向，
洞窟中有古遠的蛟龍潛藏，
岩頭崩裂，瀑布亂奔忙。
你可知道嗎？

去吧！去吧！

走上我們的路程呀！啊爸爸，讓我們去吧！

旋律的美妙無可比擬。

她的每句詩都是莊嚴地華美地唱起，儼如她在有些特別的地方促人注意，又像是想把些重要的事傳誦出來。到第三行時歌音愈見沉抑，愈見淒楚；到那：你可知道嗎？她神祕地而且深遠地表現出來；在去吧！去吧！處現出一種不可抵抗的憧憬，她唱：讓我們去吧！每個重複有時似乎懇求又有時似乎強要，有時如像鼓舞有時如像是期望地想努力變換。

當她把這歌唱完兩遍時；休息了片刻，銳敏地望着威廉問道：“你知道那地方嗎？”

“我想那必然是意大利。”威廉回答她：“你從何處得那個歌來？”

“意大利！”迷娘明快地回答，“你若到意大利去時，帶我去吧，這個地方太冷了些。”

“你已經到過意大利嗎，可愛的孩子？”威廉問她。那孩子沒作聲，再不能問出另外的事。

演劇團的收入在這小市裏愈見少下來了。因為新奇的激刺也和觀劇的客一齊減少；那收入的源泉感着涸竭的威懾。一團的團長麥林拉決心到別的村中去開拓他的好運，惟以變換地方為快意的威廉，給麥林拉介紹與他的友人塞耳洛的一封信介紹狀，塞耳洛住在那地方中比較大的城市裏經營一個壯麗的劇場。團長及演員喜歡地接受，於是急速地收拾行李作一切出發的準備。衆人在束裝和準備的時候，團長麥林拉說：“像那踏索橋的和叫賣商人那樣的旅行，我很討厭；我希望迷娘穿着女兒的衣服，那彈豎琴的再敏捷一點剃去那把鬍子。”但是迷娘緊緊地拉住威廉非常潑刺地說：“我是一個男兒我不願當女孩。”她把她纖弱的兩手圍繞着他，把她的頭兒不動地伏在他的胸前，好像在

求他的幫助。“安靜着，我的孩子。”他慰她，“我決不會勉強你的。”彈豎琴的老人先時滿心的同情望着小孩，現在走近來緊握威廉的兩手，流着眼淚，情願就從今天分別。威廉說論他並且擔保將來無論對何人也要保護他，無論誰不能傷他一根頭髮，而況絲毫未得他的同意要叫他剃去鬍子。

老人非常感動，他的眼裏閃爍着不可思議的光焰。“決不是爲這個動機而求去的，”他叫喊着，“留在你側面許久以來使我暗暗的自責。我任隨在何處都不可長住，因爲不幸在追逐我而且災害到同我一塊居住的人們。若是你不放我走，請當心一切吧，但是你不必追問緣故，我不是歸屬於我的，我決不能停留了。”

“你歸屬誰呢？誰能有那樣的權力加在你的身上？”

“啊，先生，放着我那可怕得很的祕密，你讓我去吧！這個加到我的懲罰不是人間的判官；我是歸

屬於一個無情的運命；我不能留住；我不敢冒犯！”

威廉趁這個機會，向他說了許多慰安他的話；因他在不久以前自信知道他不可思議的同伴的爲人，是由偶然或者運命負了一個很大的罪惡，現在那個罪惡的回憶時常隨着他自己。而且威廉在幾天以前聽了老人的歌，記得清下面的幾句：

朝日的光輝在他的眼中
把純淨的地平線染作火焰般紅，
在他那罪孽的頭頂上
全世界的美姿消滅無踪。

老人現在還想說些什麼，而威廉時常有十分強烈的論調，善於調解轉換一切，而且決斷地，友愛地，可信用地說辭，連老人自己也像回復了元氣，斷念了他的悲哀。

麥林拉一個報告把話打斷了，卽是一切關於輸運的事已十分準備就緒，他們於明晨老早可以

出發。衆人已經喜歡可有一個舒服的旅行，那時店主人帶一個有力的報告來了，即是說他們想去的途上，發現有一羣的野盜，恐怕沒有多大的好事可以期待。爲這個報告迅速地集合起來的團員的大多數，因之爲不安及恐懼所懾伏，幾乎意見一致，留在村裏或另尋別路。

只有威廉毫無畏懼，以爲經許多熟慮定就的計劃，現在乃單爲風說而斷念那是一種可恥的事。他鼓起他們的勇氣而且他的理由是勇敢的確鑿的。

一個一個地隨和贊成，他的意見因此再決定過，不拘風說如何仍選擇最短的路線。其後爲預防萬一起見，衆人都準備了獵刀及手槍，一隊的人員在暢快的談笑裏就道。

在第二天，通曉那地方的馬夫們提議說，因爲其次的村相距還遠，他們希望在一樹林的空地上作一個午憩。天氣晴朗，衆人都贊成這個主張。威

廉和麥林拉急向前行，迷娘走他們側面，她十分得意，當衆人武裝時未向她解去的一柄獵刀。

三人不是全不費力地走上山頂，很容易辨識了預定的地方。微微傾斜的草地，引人勾留，圍繞着的泉流清瑩可愛。他們在那裏擇地就坐，休息在陰涼處，把火發燃，哼着歌熱心地等其餘的人到來，他們漸漸一批一批的到了，那樣的地方，晴和的天氣，那不可名狀的四邊美景，衆人都異口同聲地稱贊。

女人們着手煮馬鈴薯，解帶來的食物，從事準備。兩三個鑽子傍在火側，一團的人們成羣結伴地在樹下草叢裏休息。他們奇特的服裝及多數的武器，表現異樣的光景。馬匹都解下來喂飼料，若是把這些馬車隱藏起來，那這一小羣的樣子可以變到一個浪漫的幻景。

威廉享受了一個從來未感受到的滿足。他可以想像這裏是一羣漂泊的殖民，自己儼如其中的

頭目。在這樣的心境他同每個人談說把當時的空想儘量地造成詩歌。一團的情調更加高張；吃，喝，歡呼，而且再三地承認這樣美麗的光景決未曾經驗過一次。

突然近處的叢樹中有槍聲；接着又是一發，一團驚惶四散。瞬間看見武裝的一羣，向着離貨物馬車不遠，而正在就食的馬羣處迫近。

婦女們一齊發出喊聲；男子們握着手槍，對着羣盜迫近在壯快的聲勢之下要求那暴舉的辯明。

當着單有兩三發的槍彈回答他們時，威廉把手槍向着一捲頭髮的人發射。那人上了貨車在切包裝的繩子。彈丸命中，他立刻跌倒下來；麥林拉也沒有空放，當他兩人鼓舞地抽下佩刀時，強盜羣的一部連吼帶罵地向他們衝來，向着他們放了兩三槍，提着燦爛的單刀和他們的勇敢對抗。我們少年的英雄們勇猛地繼續戰爭；呼喚其餘的團員，激勵他們共同防禦。然而一瞬間威廉眼中發黑，失去

了他的知覺，昏睡過去。一發的手槍，在胸膛和左手之間受傷，一條截痕，劈開了帽子，險些兒穿中頭蓋，使他昏迷，跌倒在地，這襲擊的悲慘結果不得不到後來只由別人的談述裏纔得知道的。

當他再開眼時，他覺得在一個奇異的環境裏。從仍還籠罩在他眼前的朦朧裏，最初現出來的，是費林娜的面容，覆在他的臉上。迷娘帶着一頭髮的血漬跪在他的腳前，淚流滿面地把他的腳抱着。

威廉看見自己有血漬的衣服，他發着斷續的聲音問這裏是何處，而他和其他的同伴遭了些什麼事？費林娜安慰他求他靜靜地躺着；她說其餘的人沒有人像他和麥林拉那樣受傷，都是安全。她不想再多說，懇懇地請求他，他須要保持鎮靜，因為那傷痕在臨急時裏的是不很完全。他舉起手指着迷娘問那孩子血漬頭髮的原由，他信迷娘也受了傷。

費林娜爲安慰他起見對他說，那好心腸的小

孩當她看見她的朋友威廉受傷，她在忙亂裏總想不到什麼去止那血，只想把她頭上懸起的頭髮去塞那傷口，但不久知道那無益的舉動不得不中止。其後他們用菌和苔類包了傷痕，費林娜爲這樣捐棄了她的項巾。

威廉現在連不想聽的也聽了許多：其餘的人們本來還有抵抗的可能，都同樣膽怯而且不久即被壓倒；一部分逃，一部分只張惶地望着那不幸的事。馬夫們爲着他們的馬匹非常頑強地抵抗結果都被打倒被細縛，轉瞬間一切掠奪個乾淨滿載而去。那駭住了的旅客們把生命的恐怖一過，立刻痛惜他們的損失，儘可能的速力趕到鄰村，輕傷的麥林拉同伴，跟着僅少的剩餘品和他們的財產。彈豎琴的老人用一根棍肩着他損壞了的樂器，爲求外科醫生向村裏急行，而盡可能的氣力去救助他那置在死地的恩人。

我們不幸的三個冒險者仍然一向留在這奇異

的環境中，誰也沒有急忙去救助他們。黃昏到了，夜色正掩襲起來，費林娜由無主見的心理轉變到不安，迷娘跑來跑去的，孩子的驚慌刻刻增加。後漸漸有人走近來了，他們的願望得以滿足，而有一個恐怖又起。他們很明晰地聽得一羣馬蹄聲也從他來過的大路走來，怕許是一羣不意之客想為搜求。除再來造訪這個福地吧。

他們當面如何的驚喜啊；從那叢林中一個騎白馬的女性；曾一個老紳士及兩三個騎士現在他們眼前的時候；跟着又是馬夫侍者及一隊的驃騎兵。

費林娜在光景之前大睜着眼，正想出聲向這美麗的阿麻；（屈羅亞戰爭中出來的勇敢的騎馬婦人——譯者註）懇求救助，而那女性已驚異的舉目探望這奇異的一團，同時掉轉馬頭走向前來輕輕地把馬兜住。熱心地訊問受傷的人。

他舉目望見溫柔，高尚，雅緻，富於同情的來

者的面容；他相信從來絕沒有見過這樣的高貴者可愛者。她的全身被一件寬闊的大衣包着；似乎爲不勝涼夜寒風的料峭而向她的同伴借用的。

騎士們那時更走近了；二三人從馬上翻下，那貴婦人也同樣的下馬，用親愛的同情訊問這旅客們所遭遇的災難的一切情形，特別地關心於那躺着的少年受傷者。她因此急忙轉身同那似乎是那一隊的長上的老年紳士向悠悠然越過山嶺來的馬軍步去。兩人同一個外科醫生轉來，醫生把傷詳細檢驗後說並不要緊，他主張就在此地把傷處紮帶起來，以便把病人送到鄰村去。

那青年貴婦的不安似乎更甚。“請看吧，”她說了後，片時在那裏踱來踱去的幾次，又引着老紳士到此地來，“你看，他是怎麼樣的！不是他爲我們的緣故在受苦惱嗎？”威廉聽了這些話，總不明白。她不安地踱來踱去；似乎不能離開那受傷者的現場，而同時又好像怕傷了自己的體面，若是她長時在

側，因為那時人們正努力替他脫去衣服，外科醫生正截去左邊袖手。老紳士走近她帶着莊重的口調對她說，有繼續上她的路程的必要。威廉舉目望着她，受了她的明眸那樣地感動，他幾乎想不到，他身居何地。

貴婦人問了費林娜許多，然而很溫婉的。後來她走到仍然無聊地立在那裏的老紳士的面前，對他說：“親愛的伯父，我可以破費你做點好事嗎？”她立刻解下外衣，她的目的是把外衣給受傷的而裸着的人，是不會看不出的。

完全為她被除災害的明眸攝取住了的威廉，現在當那外衣卸却時，更為那美麗的容姿所驚愕。她步步走近，把那外衣輕輕地覆蓋着他，在這一瞬間，他開着口想吃吃地掙扎些感謝話，而她的存在的快活的印象那樣奇異的作用在他昏迷了的感覺中，突然覺得她的頭際圍繞着靈光，她的全身上燦爛的光明漸漸地開展。外科醫生手粗地觸動他向

那陷在傷中的彈丸作取出的用意。那女菩薩從那人事不省者的眼中消滅；他消失了一切意識，再蘇醒轉來時，騎士，馬車，美人及她的從者完全不見了。

其後威廉綑帶好了着了衣服，醫生快去了，那時彈豎琴的同一羣農人趕到。他們趕緊著手砍樹枝把小枝編作肩輿，載上病人由高貴的人們遺留下的騎馬獵兵的指導，慢慢地走下山去。彈豎琴的老人深深地思量，載起破的樂器，兩三人提着費林娜的行李，她自己帶個小包步行。迷娘或在前面或同側地在樹林草叢裏飛跑，耽心地向着她受了傷的恩人探望。

威廉包在溫暖的外衣中安靜地躺在肩輿裏。覺得從那細軟的羊毛裏發出一種電氣似的煖氣傳導到身上來；不錯，他覺得自己浸潤在異常愉快的感情裏。那外衣的女主人對他起了很強大的作用。他仍覺得那外衣從她的肩上落下，那高貴的容姿

被後光圍繞，立在他的面前，而他的靈魂隨着那消滅去的容姿穿林過嶺的向那足跡馳騁。

幸而在黃昏時候這一行到了村中的旅店前，其餘的演劇人們也住在那裏，滿心後悔地悲傷那不可挽回的損失。兩三間小小的寢室已經佔滿，有些人在蓆蓆上，其他的佔住了長椅子；兩三人擠在火爐背後。

當這新來的一羣要求留宿的時候，怨聲四處起來。人們都把不幸的遭遇歸罪於威廉，在門前拒絕他進來，而且主張要他在別處去求宿。但從那美麗的主入命令照料這不幸的人的獵兵，把這爭論聽得不耐煩了。他喝罵那些人而且命他們讓出鋪位。他把桌子推在一角上把威廉安放在那上面，隨着出去，看另外尋得出更舒服的沒有。他剛離開此地那怒罵又叫嚷起來，非難層出。人們對威廉的負傷全不掩飾着他們幸災樂禍的心理。

一面由他們的境遇所抱着憐憫的同情，而且

由他們卑陋的根性所起的憤怒直感動到了內心的威廉，覺得他身體縱然衰弱而精神的氣力却充足。“我所有的一切，”他喊着，“都可以捐助你們的不幸，我如不使你們賠償到你們損失的兩倍三倍我不至妄心的。你們內中誰人肯替大家來接受我的誓約呢？”他伸出他的手，但沒有人想去握一握。衆人靜悄悄的；他們雖然內心自愧然而總不能自慰，只有坐在自己的行李上，剝着從衣囊取出的胡桃的費林娜踐了約。

獵兵和兩三個農夫轉來了，準備搬運負傷者。他到本地的牧師處把接受威廉的事說妥了。那時病者到了牧師處才知道傷口開着而且流了許多的血。外科醫生進來換了新的繃帶而且保證這容易治好，只要病人守安靜而且忍耐。

第二天威廉稍稍回復了精神，獵兵說起他主人的話，稱着那美麗的阿麻宗和她的伯父意大利的侯爵的姓名，他們是爲避兵亂逃向僻靜地方去

的。隨後獵兵騎馬去了。

威廉在彈豎琴者和迷娘的看護之下不覺惡劣。他不久就恢復到有條理。那外科醫生也辭別去了。他現在切望的是恢復健康，自己的計劃和自己的希望迅速地能實現。

威廉不斷地回想起從前的遭遇，那在他心中銘刻了不可泯滅的印象。他看見那美麗的阿麻宗騎着馬，從草叢裏出現，她漸漸走近來，下馬，踱來踱去，爲他勞慮。他看見那裹着的外衣從她的肩上卸下，她的容貌，她的姿態閃着光芒地消散。

病牀給他的時間把當時的光景回想到千萬遍。當時甜蜜的聲音回想到千萬遍，而且他是如何對在那慈愛的手上接過吻的費林娜感着嫉妬。若不是那外衣依然留着，對他保證那幻像的確實，他每想起當時的事實好像作夢幻一般，或者是無稽的童話。

因爲這件外衣是關聯到一個最熱烈的願望，

着用時非常的愛惜。一起身即把它披在身上，整日裏提防着怕着了斑點或者被一種傷壞。

迷娘這幾天總是靜悄悄的，人們追問她時，後來知道她的右手關節脫臼。“那是你的潑刺的賞賜，”費林娜說，原來迷娘在受襲擊時，抽出自己的腰刀，看見威廉危險，她直向那山賊大膽地衝去。結果她的手腕被扭着被拋在一邊。人們責備她為何把傷痕不早說出時，又知道她是怕外科醫生，因為醫生始終把她認為是男兒的緣故。人們替她把傷治療，那隻手須要吊在紉帶上了。這樣一來她又感着新的不快，因為威廉大部分的看護及照應不得不讓與費林娜去。

隨後那全體的演劇人員漸漸訪問到威廉處來，介紹書和旅費，程度多少雖不同，總是無禮強要，然後繼續他們的路程向威廉的友人塞耳洛處去。費林娜也同他們上了路，威廉當初感着她不在的寂寞；他失去了忠實的看護婦，快活的談話者，

他是再不慣孤獨的住着。但是這個缺陷不久有迷娘來填補。

自從那義俠的美人對負傷者親切的看護以來，這少女漸漸地斂抑起來，多是靜坐獨處；現在但是又得了獻懇勤的分兒，她施展注意和愛情，熱心地服侍他，快活地看護他。

威廉想再見那女恩人的熱願一天一天地增加。他和那牧師相談想去尋求那貴人一家為住所而選擇的地方。但是那獵兵前時所說的地方在地圖上既沒有，任何地圖裏也找不出，而名家列傳也絕沒有記載有那樣的家族。

再三的探求，但一切終歸無效。只有一件事卻明白，原來那一羣掠奪的，不是等待那旅行的一隊，而是等待那一羣貴人們；對那一羣貴人當然賊們推想是金銀滿載。威廉現在把那女恩人的外衣詳細地查看時發見一張紙片，內中是曲盡溫婉向她的伯父問安。信內雖然沒有別的，但是那語句使

他鼓動，如像從前在美人面前的那樣。

他沉入在一個夢幻的憧憬裏，其時恰是迷娘
和那彈豐琴的唱着不規則的二部合唱，充滿着熱
情唱出的歌，那歌真個是同他的感情撮合。

只有知道憧憬的人呀，
才知道，我為何悲哀！
我是孤另另地，
已和一切的歡樂離開，
我瞻望太空
向着四面八坡。
啊！愛我知我的人兒，
是遠在天外。
我的頭昏目眩；
五內焦灼難捱。
只有知道憧憬的人呀，
才知道，我為何悲哀！

現在他已不能再長久住在這親厚的牧師家裏了。

他把他的行李收拾起，不待自己的健康完全恢復，不聽牧師的忠告，偕着不可思議的同伴迷娘和老人，逃避那為運命而長被抑留的無聊的生活，急急地登上路途。

塞耳洛舉起兩手歡迎威廉，雖然他對他送來的演員們並不想多所稱讚。他招待他的客到他自己的屋內介紹他自己的妹子娥列麗，伶俐而且多愁的容貌使威廉感着非常多的興趣。她活潑地參加她兩個朋友的談話，這些話自然誰都可以想像，是集中在藝術及演劇上。關於最近的新作是如何的議論橫飛！那些批評是如何的確實的判定！

因為威廉偏袒莎士比亞，不久那談鋒便轉向他的著作上去。罕姆萊特是他們熱心批評的對象。塞耳洛取攻擊，威廉則為之辯護而加以詳細的說明。

其時迷娘推開門手裏牽一個乖巧的小孩進來；那小孩晶瑩的眼，圓滿的臉兒周圍捲着非常美麗的金髮。在那光明白皙的額際懸着纖細微黑灣弓樣的眉毛，健康的元氣的顏色在兩頰上閃動。這兩個小孩已經很相契的現在非常親睦地坐在地板上，在那裏玩弄各樣的玩具。威廉聽說是娥列麗因為她和以前死了的丈夫之間沒有小孩，把這個孤兒拾養起的。

塞耳洛同娥列麗不久為舞台的練習被叫起去，迷娘進來走到威廉面前把一本書給他看，由那形狀及裝訂一見而知其為小小的地圖書。她在路上牧師家中最初看見地圖非常不可思議，質問了許多，儘量地學習了些自己想學的，似乎由這個新知識她想學習的熱心更加熱烈。她懇切地求威廉為她買這書。她對那製圖人已把她很大的銀扣押墊着，因為今天已經晚了，她望明天早上再去取回。

當她願望達到時，她現在開始說她想說的，或

者是說明，或者發出她獨特的一種奇妙的質問。在這裏又可知道她任是怎樣努力，她總是理解困難而且費力。而且她在寫字方面，也是有許多勞苦。她仍然說着不完全的德國話，只口唱歌及彈奏四弦琴似乎是她可以發露內心而使用的唯一機關。

我們又不可不想到一件困難事，那是近來使威廉常常莫名其妙的。當她進出及請早安晚安時，把他緊緊地抱住，非常熱烈地向他接吻，以至使他對這少女對他萌芽着的本性的熱烈，常以為憂。痙攣的敏捷似乎在她的行動中天天增加，而她整個的性質在不停留的靜默裏鼓動。她不把絲帶在手上迴繞，手巾撫弄，紙片或木片在口裏咀嚼時是不能安靜。無論她的一遊一息似乎只是為轉換她內心熱烈的震動。只有一件似乎是她消遣幾分熱情的地方，即是和小菲里克斯親近，同他一塊時她是非常溫和而且願意應酬。

那天剩餘的時間及其後的幾星期，威廉為訪

問他父親的同業者完結對於自己受托的商用而利用了。這些事實實際上又得到想像以上的早成功，他歡喜再可以轉到那演劇團員裏去，他在這一團中已經是有家人之感。那完全不幸的一團，在具有經驗的塞耳洛指導之下不久表現出可喜的成績，然而由這結果，也沒有誰對威廉表示感謝。

在他的主張是把莎士比亞的罕姆萊特經過特別的改修後上演，後來塞耳洛也同意。那著作要在兩三星期裏上演。關於這悲劇及其中人物經多次的磋商威廉自己結底扮演罕姆萊特，他也決心把他的才能在舞台上表現一番。他想勸迷娘也演一員，但她出乎意外的強情，她主張，現在是他的人了而且再不上舞台去。他多方地說諭她及引動她終不肯聽，直到她號啕大哭起來，跪在他的膝前喊着：“親愛的父親，你也別到舞台上去！”但是威廉已經是那樣完全在浸潤出演的思量裏，所以把她的勸告拋在空中，沒再有躊躇從塞耳洛送來的契

約書簽了押。

準備是迅速而且充分的成就了，罕姆萊特可以上演了。在扮演那一任務特別為人矚望的威廉，竭盡忠實地演了；其餘的演員也各盡其長，因此觀衆對這表演非常滿足，希望這戲曲再演。演劇完了演員聚合在劇場的廣廳上，開慶祝這好成績的晚餐。衆人都表示意高氣揚的樣子，男女交錯地圍坐在盛大的華筵前。衆人談起演劇的情形互相稱道不厭。

衆人在這饗宴的愉快裏並未覺察到小孩們和彈豎琴的老人並不在坐；但不久他們作一個很愉快的樣子來了。因為他們一齊進來，非常奇怪地裝飾着；菲里克斯敲着角金，迷娘打着手鼓，老人頸上掛着沉重的豎琴一面彈奏，一面把琴向前支持。他們接近筵席唱起各種歌來。衆人給他們的食物，衆客相信若把他們想飲的那樣甜蜜的好酒獻給小孩們，是對小孩們表示一個好意；因為衆人自



舞台上的歌德

已已把今天晚上由劇場愛好的人們送到的一籃餽送品，芳美的酒罈傾盡無遺。孩子們繼續着跳躍歌唱，尤其是迷娘之奔放，為衆人所未曾見。她用全副的嬌態並活潑打那手鼓，或時把手壓在鼓皮上迅速地或卽或離，擊出嘈嘈切切的聲音，或時用手背，或時用指甲在鼓上敲動，甚至改變出各種音調把鼓皮碰在膝頭，或時打在頭上，或時只使鼓邊的小鈴作響，所以由這簡單的樂器竟發出種種雜多的聲音，兩小孩鬧了許久以後，然後坐在恰在威廉對面的空着的安樂椅上。

兩小孩深深地坐着，好像箱裏出來的木偶從桌面現出頭來，就在這個樣子裏，開始演出一套木偶戲。迷娘作粗魯的聲音仿效得非常巧妙，他們把頭互相碰着或碰在桌邊上，像只有是木偶才能忍得住的。迷娘愉快到瘋狂程度，衆人在最初是那樣笑那滑稽的樣子，但到後來不得不中止了。但那忠告全然無效，因為她現在躍起身，拿着手鼓繞着桌

席跳舞起來。她的頭髮飛舞，那時她把頭後揚她的手足宛然拋在空中，看來猶如一個姆那特（希臘神話中醉狂之女——譯者註）樣，她那狂放的幾乎是不可能的姿勢使看過古碑畫來的我們也常爲之驚歎。

由孩子們的技術和她的喧噪所激刺，各人均努力尋出些來助一圓的談論。婦人們唱了兩三章歌曲，麥林拉學黃鶯的叫聲；塞耳洛在臨別時給大衆一臺花炮；那時他用口仿煙火架及狼火和火車的聲音；人們只消閉着眼時，真是情景逼真似的。夜已深了，這裏只有娥列麗一人還能自持，立起身來勸告其餘的人各自歸去。各人乃起身作別。威廉同費林娜走最後。在梯坎上他覺得左臂上忽然被抓住而且同時非常的疼痛。迷娘曾經躲在那裏，抓住他在他的臂上咬了一下。她在他面前一恍跑下梯坎就不見了。

因爲威廉和費林娜的歸路相同，他倆並肩在

幽靜的並木道上走着，由兩旁樹上的密葉月兒只有稀疏地射下一些隱約的微光。兩人都是非常高興。費林娜靠在同伴者的手臂上與其說是走當說是跳躍着，不斷地嘲笑她的英雄罕姆萊特，他對於這個快活的乖巧的女兒只有覺得喜歡。被忘去了的迷娘全不作聲不遠地跟着。走到並木道的盡頭威廉的庭園面前時，迷娘不打招呼恍過這兩人面前消滅在屋裏去。

“晚安，我的罕姆萊特，安心的睡覺不要作被刺殺的夢吧。”費林娜笑說着，其時她不拘忌地握起威廉的兩手熱烈地握着搖着。威廉不能攔拒。他拉她近身，他的嘴唇接觸在她的口上，而這個熱烈的接吻給與他們的愉快，我們只有在最初滿漲的飛泡，從新滿斟的愛之杯中可嘗得到。她的頭靠在他的肩上無心管那捲髮和辮帶。她的手繞住他；他狂熱地緊擁着她再三把她貼在自己胸前。

他們還在親熱的抱擁中，迷娘從屋裏衝出來；

喊着：“邁斯特救這屋子！着了火了！”威廉飛跑到門前，迎面已經有強烈的火燄從樓上逼下。他趕快使費林娜到市內去叫消防。

彈豎琴的老人拿着他的樂器，穿過煙霧，氣息不接地從樓上下來。娥列麗從她的屋子跑出把小菲里克斯放在威廉手裏。

“請你救救這孩子！”她叫着，“我想搬出其他的東西。”

威廉把這危險看得不怎樣緊張，他先想逼近那火源去，或者還可以防止火的發端。他把小孩交給老人，叫他經過通後面庭園的石砌的螺旋梯，趕快同小孩往屋外去。迷娘手着燭光照着他。威廉又勸娥列麗也從這路道搬出她的行李。她自己冒着火煙上去；但是身犯危難已屬無益。火焰似乎是從鄰家延燒過來，地板和輕梯的木質已經着火；緊急聚合起來的其他的人們，也和他一樣為火煙及火焰所苦。然而他還鼓勵起他們招呼搬水；他向他們

發誓盡力去防止火的蔓延，而且和他們堅持到底。在這瞬間迷娘飛跑起來大聲喊着：“邁斯特！救救你的菲里克斯！老人瘋了！老人要殺那孩子！”威廉無知覺地從梯坎上跳下來，迷娘緊隨在他的後面。

到了這園亭的最後梯坎時，他驚駭地停了步。那裏堆積起的一大堆藁草和柴薪燃起明火了；菲里克斯倒在地上叫喊；老人垂喪着頭站在側面的牆壁前。“你做什麼了，不幸的？”威廉喊着。老人不作聲，迷娘抱起菲里克斯，很費力地把這小孩帶到園子裏去，那時威廉努力分頭去消滅那火，但是那樣一來只有增加火焰的勢力。後來他也焦頭爛額地從火焰中拉住老人逃到園子去，老人把鬍子燒掉了，很不願意地隨着他。

威廉立刻到園子裏尋小孩子。看見他們隔得遠遠地在涼亭的門坎上，迷娘竭盡她的力量在安慰孩子。威廉舉他在膝上，問他，寬慰他，但是從兩個小孩總得不到什麼結果。

那時火勢強烈起來燒着多數的家屋，四面照得通紅。威廉在火焰的紅光中把孩子檢看一遍；他尋不出什麼傷痕，血跡，連打撲地方也認不出。他用手在小孩周身探試小孩也沒有疼痛的表示，而且漸漸地更加安靜起來，望着那火焰驚訝，而且望着那燃得鮮明的並列着像光柱般的斜樑及棟樑欣喜。

威廉沒有想到他的衣服和他已損失的東西；在他看來，這兩個小孩子脫出這大危險，他感覺得非常有價值。全然是一番新的感情他把孩子貼在自己胸前，也希望迷娘用歡喜的好心去抱撫，然而這少女卻不願意，緊緊地握着他的手。

“邁斯特，”她說（她從來未有像今天晚上那樣叫這個名字，因為在最初是稱先生隨後又叫父親），“邁斯特！我們是逃出了一個大危險呀！菲里克斯幾乎死了。”

經了許多探問，後來威廉所得的是，那彈擊琴

的老人當其他走到亭子時，從迷娘手裏奪去蠟燭立刻向臺草上點火。那時他把菲里克斯放在地下，呈出很驚奇的姿勢把手按在小孩的頭上，取出一只小刀，好像要把小孩犧牲了樣。迷娘跳上前去從他手裏奪出小刀；她大聲喊着，那時有提着兩三件行李到園子去的人從屋子裏出來，本可以來救的，但在那倉卒中不得不又跑開了，只有老人和小孩留在那裏。

有兩三間家屋完全燃着。園子裏面因亭子着了火的緣故，再沒有人能救。威廉對他友人的行李比較他自己的更關心。他不忍把孩子們放着不顧，眼望着那災害漸漸地擴大。

他在這不安的狀態之下約略有幾個鐘頭。菲里克斯在他的膝上熟睡，迷娘靠着他躺着緊緊地握着他的手。後來費了相當的努力把火止了，燒了的棟樑落在一堆。天已發亮，小孩子們感覺寒冷起來，他自己穿的是薄衫幾乎支持不住那降下來的

寒露。他領孩子們走到一堆燒燼了的樑柱的殘墟面前，覺得挨近那餘燼和柴灰有一種非常舒適的暖氣。

拂曉的天空漸漸把同伴及相識的人們召集了攏來。各人都免了災難，而且沒有一人受了多大的損失。

威廉把自己的提箱也尋着。塞耳洛到十時催促衆人去做舞台演習，這日常的課程不久把夜的恐怖至少忘去了一部分。

衆人都急急地尋找住所，因此一團的人們非常散亂的。威廉喜歡昨夜住過的，園中的涼亭，而且容易地得了那鎖鑰，就在那裏住定；娥列麗因為她的新住所太狹窄，只好把菲里克斯留在他這裏而且迷娘也不願離開那小孩。

孩子們安置在樓上一間可愛的屋子裏，威廉自己住在樓下的大廳中。孩子們睡熟去，但他總不能安靜。

一輪初出的滿月朗朗地恰恰照耀着那雅緻的園子，旁面頽立着那慘淡的廢墟，那裏還在處處冒出白煙；爽快的清風，這是個特別美麗的晚上。費林娜在出了劇場的時候把手膀撞他向他小語了幾句，但他竟沒有明白。他迷惑而且煩惱，不知道他有什麼期待的事而且應當怎樣對付。費林娜有幾天迴避了他而且只有在今晚又才給了他一個暗號。假如是有意迴避，這位美人爲何又到園子裏呢，他不明其所以。他有心不願見她，但或者也樂得把自己的心境對她言明。

在他心中很難放下的，是彈豎琴老人的運命，那時已沒有人再見過他。威廉就心怕在打掃時會尋出死屍在灰燼裏。威廉以爲這次火災的責任者或許是老人的疑念，向誰也沒有說過。因爲他最初從煙霧沉沉的樓上向他走來，而且在亭子廊下的自暴自棄的狂態似乎是悲慘事件的結果。但是後來由警察調查的結果，又似乎是火的起源不是他

們住着的屋子，而是離此有三間遠的地方，那火立刻由屋頂延燒過來的。

威廉坐在涼亭裏，冥想一切，那時從近旁的散步路上聽着有人隱忍的步聲。在那俄然發出來的悲哀的歌聲，他認清是彈豎琴的老人。聲歌他聽得非常明瞭，含有充分覺悟自己的顛狂，也含有不幸者的慰藉。不幸威廉只記得最後的一節。

我卻步潛行走到家家門前，
靜靜地小心地我穩着足根，
慈悲的手散過了布施，
我轉身又向前進。
我的樣兒顯現在他們眼裏，
誰也會自覺是幸福中人；
眼淚交流地他哭哭啼啼，
但我不知道他啼哭的緣因。

老人唱這歌時已走到了那園子門前，那門是通向大街去的；及他知道那門是閉着，他想從欄干牆上攀過去；但是威廉拉他轉來和藹地說諭他。老人要求他把門開放，因為他要逃出而且有非逃出不可的理由。威廉向他解釋，縱然他可以出這園子，但不能到街上去，又提醒他，像這樣的行蹤會引起人們的疑惑；但是總是無效！老人執意不從。威廉毫不容情，竟自半由強力地逼迫他到亭子屋內去和自己一齊閉在裏面。

這不幸的老人已那樣表現着明瞭的顛狂的症候，要怎麼處治才好，威廉很難決斷；而塞耳洛恰在那一早晨來了才得解決。這個男子由他的平素的習慣周游四方，曾在某咖啡店裏會見一個人，那人在不久以前曾患過激烈的憂鬱症。他被送在一個特別辦理這樣病人的牧師處。因此這次也是成了功；現在那牧師還在街上，那被完全醫好了的人

的家族獻給他一個很大的榮譽。

威廉立刻跑去尋那人，把事情向他說明商量妥當。在某一個口實下把老人交付他去。威廉在這分別上是很難過的，只有全愈後再見的希望，能使他緩和一些離情，他從與老人接近，聽他富有精神及熱情的音樂是那樣慣習了的。那豎琴已經燒燬了；又爲他另買了一具，在這旅行中讓他帶去。

火災把迷娘的小更衣室也燒去。人們想替她再縫些新衣的時候，娥列麗主張終竟應該穿女兒的衣服。

“決不願意！”迷娘喊着而且很熱烈地主張要她從來的服裝，衆人結局仍然不得不隨她的意向。

一團的人沒有充分的時間來考慮；因爲開演是繼續在進行。

費林娜自從火災以來每晚對威廉沒有絲毫表示接近的樣子。她故意擇了一個相離很遠的宿處。

威廉自己也沒有悲哀和她相離，而且又同塞

耳洛的妹子娥列麗親近了起來。但是她親密的交際，可悲的，他只能在短時間裏享受。某晚她扮演俄非里亞的腳色，由她急性和熱情的演法過度的熱烈了，因此受了阿兄嚴格的批評。她在盛怒裏立刻出了劇場，故意地緩着脚步通過街道讚美那清涼的夜氣，她滿足地貪戀地吸納着。當她正要到家門時覺得頸項和背脊強直了而且不得不迅速地就寢。威廉在這幾日間和她作伴而且努力朗讀些有益的書本去安慰她。不知不覺中她的體力一天一天地衰耗而且出乎意外有一天早晨威廉想去慰問她時，發見她已經絕了氣。由他對她所有的尊敬由同她相處的習慣，她的死別使他非常沉痛。而且這兩個孩子更使他心裏難過；因為迷娘沒有了她好似喪失了母親一樣，而非里克斯覺得塞耳洛一點也沒有慈愛的父親的樣子；遇有事時不得不覺得冷淡。因此塞耳洛當娥列麗死後兩三星期就主張，把兩個孩子送到他第二個妹子娜多麗那裏

去，她獨自一人在一個遠隔的別墅裏居住，威廉並不躊躇與他同意。他樂意贊成這主張，因為迷娘近來顏色愈見蒼白身體愈見瘦削。她的健康需要像母親那樣注意深切的照料，和有經驗的醫生有規則的監視。這兩方面的希望在娜多麗處可以得到。

他叫迷娘到面前，把這個轉變說給她聽。

“邁斯特！”她說，“請你把我放在你身旁，不管對於我有好處或有歹處。”

威廉對她說，她現在已經大了，而且從此以後還有教育的必要。——“我已經教得很夠了，”她回答說，“無論在戀愛方面與在悲哀方面。”

他提醒她說她的健康要有巧妙的醫生的不斷的注意和指教時。——“為何衆人耽心我自己的事，”她說，“不是還有多少應該耽心的事嗎？”

威廉費了許多力說服她，說他送她到人家裏去後，而且時時去看她，而她終是不肯聽的樣子。“你是不願意我在你身邊嗎？”她說，“那頂好是送

我到那彈豎琴的老人處去；那可憐的老人是孤獨的。”

威廉想使她知道，那老人是很好地照料着的。——“我隨時都是想念着他呢。”孩子回答說。

“但是我並不覺得，你是那樣地想念他，當其他仍還同我們一塊的時候。”威廉說。

“我怕在他面前，若是他醒來時；我只怕看他的眼睛，但是若是他睡着時，我喜歡親近他，我爲他驅逐蒼蠅，我能夠不厭足地望着他。啊！他曾經在危難的時候救助過我，誰也不知道，我身受他的恩。倘若我只消知道到他去的路，我早已跑到他面前去了。”

威廉更把詳細的事情告給她，並且說，她是明白事體的孩子，她這次必定會從他的意見。

“分別是大難過的，”她說，“只有心是真誠。你願意我去的地方我願意去，但是允許你的菲里克斯同我一塊！”

她的願望達到了，她自己非常滿足，單只問她是向南方旅行或者是向北方去。威廉的：“向北方去”的回答似乎使她很悲哀；她對於以後的問話已再沒有多的回答。卻把她自己的四弦琴拿出來，坐在威廉的腳下，整理幾下調子開始唱起歌來：

勿教我言談，任我沉默無語，
因我的祕密是我的義務；
我也想向你把胸臆和盤托出，
但是運命兒不許我這樣地做。

有一朝冉冉的太陽當空
趕散黑夜後，自然天會明亮；
頑固的岩頭開着胸膛，
有深藏的清泉惠注地上；

人們都在友懷中追求安慰；

把滿腔悲悵傾吐；
但盟誓把我的嘴唇緊封，
只有神靈才能容牠啓訴。

這個別離使威廉更覺辛酸。兩個孩子是如何地爲他衷心所愛的，他現在才覺察到。他問菲里克斯，在下次看他們時爲他帶什麼來，菲里克斯想了一想：“啊，給我帶個父親來！”迷娘緊握着她保護者的手，立起脚尖，然而未表現撒嬌地在他的脣上接了一個熱忱的吻，她說：“邁斯特，不要忘了我們趕快來看我們！”娜多麗處的使用人爲迎接他們兩個到此地來了。他引兩個孩子坐上準備了的兩輪馬車，一瞬間從我們的朋友威廉的視線中帶去。他沉潛在回憶之中望着他們的後塵。

在這瞬間由一個難於說明的聯想結合，阿麻宗的形像又現在威廉想像力之前。騎着白馬的溫婉的女性從叢林中出來，向着似乎又受了傷躺在

草地上的他走近，下了馬。她慈悲的心的不安使她踱來踱去。後來她站定在她面前，她的上衣從她的肩上滑落下；她的顏面，她的全身開始着光明然而又倏忽消滅。

在這時期中遭了一個國喪，因此劇場要關閉幾星期。威廉利用這個機會，去訪先時彈豎琴老人寄寓在那個牧師。他住在一個舒適的地方，在牧師的家中最初遇見的是老人，他在教小孩彈豎琴。老人再會着威廉表示非常的歡喜，立起身來向他握手並且說：“請看吧，我在這人世上還有些事可以做做呢；但是對不起，我們還要繼續下去，因為時間是規定了的。”

牧師接待威廉極盡親摯，而且對他說，老人已經是很好了的樣子有完全恢復的希望。

書齋裏會見了醫生，威廉將關於彈豎琴老人的各方面仔細問他。“我們還有希望去救助這不幸

的老人呢。”醫生回答說。再想問到詳細的情形時，醫生繼續說：

“這樣奇特狀態的人的心境我從未見過。很久以來他對於他以外的事，沒有一點趣味，實際上，幾乎絲毫也不關心；一味的玄想，冥目於他空虛的自我，而那自我由他看來好像是一個無底的深淵。那是如何的可憐，當他談到這悲慘的境遇時！‘我前不見有什麼，後不見有什麼，’他喊着，‘只像一個無限的永夜，在那永夜裏，只有我一人在那恐怖的寂寞之中；除了我自己的罪惡之感以外，沒有感想存在，那罪惡也不過像一個立在遠處的形影難分的妖魔鬼，只能把背面向我。而且那裏無所謂高，無所謂深，無所謂前後，沒有言語表示出和這樣相似的景象。我在這無知無覺的苦痛中，很強勁地叫喊了許多次：永遠！永遠！然而這個奇妙難於捉摸的言詞，比較我的境遇的陰鬱還要明亮清澈得多。在這永夜裏，神靈的光輝一線也沒有照着我，我自

已哭的一切的眼淚都是爲我自己’。”

醫生繼續說：“那個老人若在和悅的時候在這樣地把他的胸中傾瀉，你當然聽得着；我曾聽過兩三次非常的感動。過了一個時辰，若他有什麼逼迫不能不在片刻裏自白時，他好像很驚惶的樣子，回頭又指斥出事物的變化不過是許多現象中的一個現象而已。某天晚上他爲他的白髮唱了個歌；在那裏坐着的我們都爲之悲淚。”

“啊，把它說給我聽！”威廉喊着，“關於老人所說的他的罪惡，你沒有診察出什麼嗎？他何以要穿那樣奇妙的服裝，有那火災晚上的舉動和對於小孩的憤怒呢？”

“老人的身世我們只由想像得以知道一些；直接的探問，與我們的原則是相反的，我們覺得那個老人似乎是受了加特力式的教育，我們相信由懺悔得以使他緩和；但是當我們想把他帶到牧師那裏去時，他每次都作一種奇妙的樣子躲避。不過我

對於你想知道那老人的一些事情的願望，不必便完全不能滿足，我至少把我們的想像給你明言吧。

“他在少年時代像作過牧師的；所以現在他還想保守着他那長衣和鬍鬚。戀愛的歡樂在他生涯的大部分時間，是未知道。在後年才結識一個很親近的婦人，由過失或由那婦人生了不幸的小孩而死去了的緣故，他的腦子完全混亂。

“他頂大的妄想，是他把不幸帶到了各處；還有是要為一個不知事務的小孩所殺。最初他怕迷娘；當他還不知道迷娘是女孩的時候；現在他見着非里克斯惶恐，儘管他在那樣備盡艱難，對於生命還有無限的愛着，他對小孩的反感似乎是由這些地方發生出來。”

“你說他有恢復的希望，是怎麼的呢？”威廉問。

“那是徐徐地奏效，”醫生回答說，“但不是往後退。把規定的事務努力去做，近來讀新聞也使他

成了習慣，現在時常很切望地，等待着讀呢。”

在這鄉村裏住了幾星期之後，威廉回到街市來，那裏有了許多變化。他不得不把劇場監督的位置來辦理，其他的同伴當他要於全體上加入秩序和嚴密時，從前曾受過他的恩惠的大多數人表示傲慢不遜的樣子。然而爲事務的愛重他忍耐着而且把監督的權柄保持了幾月在自己手裏。那時他花費許多金錢在衣裳及舞台裝置上面想得衆人的好意，而且奉承他們。這樣一來不管他對於劇場增加許多光采和人望，但是對於他不間斷的陰謀仍是進行，他也不能置之不聞不問。

因威廉之故自覺受着壓迫的老麥林拉，向劇場主建說，本來現在把收入增加支出減少時，有少許剩餘或者仍然可以過比較愉快的日子。於是他提出一個主張，把演劇改爲歌劇雇入歌人代替演劇人員。他希望這樣一來，可以排擠威廉。衆人話裏雖不說出而由冷淡的舉動，明白地表示威廉是

個多餘的人物，威廉不久也完全覺察了，他立刻決意旅行，單是不知道向何處去的好。

某天塞耳洛在半途上迎着威廉，當他走進他的屋子時對他說：“我的妹子娜多麗希望你儘可能地趕快去。可憐的迷娘似乎只有衰弱，衆人相信你若到來或者還可以把這惡狀停止。我妹子送我這封信，由這信你可以知道她是如何的歎心這事。她同時寫信到我伯父，意大利的侯爵西普里安里，在幾星期內可到。那個伯父想有個年少有教養的男子，在他旅行德國地方爲他嚮導，而且和你相識是他很覺有意思的。若你肯就這位置時，對於我們的國土和國民的知識你可以更加豐富，那真是你很久以來的願望呢。”

威廉對這提議異常欣喜，塞耳洛更繼續說：

“若是你想立刻出發時，明天一早頂好。妹子的馬車既在這裏，在途中由我再供給你的馬，以後就是驛站的馬匹了。祝你一路平安，請代我致意各

位。對我妹子說，我不久即來看她。”

塞耳洛去後，威廉把自己一生中曾在何處遇過意大利的侯爵的事作想。他打開娜多麗的信，注意地看那筆跡，忽然他明白了這筆跡了。“這樣奇事也會有嗎！”他叫喊着，“這是真的嗎！我可以和她再會，我忘不了的阿麻宗！”那封信是給塞耳洛的，內中寫的是：“趕快把你的少年朋友送到這裏來，迷娘這兩天病勢更重。雖然這是個哀痛的機會，但和他相識是我如何的欣幸。”這些詞句是如何的簡素！從崇拜者的夢中也常常包圍着的像那後光一樣的東西，在這詞句中是如何的缺少呢！然而僅僅在這數行之中，我們可以發見好多的真心和至情。許久以來他住在既離她不遠，而且由迷娘他老早已和她生了關係，這樣簡單的發見竟未曾做到！他心中暫時起了疑念，自己問自己，或者不是自欺自嗎。他把從前那伯父的大衣裏發見了的紙片取出。那筆跡的相似處是異常明瞭而且那伯

父的人物也驚異地相符合。

最後的晚上他很難成眠；那夜似乎長至無限。終竟明天到來了，馬車也隨着天明到來，那馬車只一瞬間把他由這個備嘗困苦飽受侮辱的城市載出去。對於演劇的人們他請塞耳洛代為致意。費林娜在不久以前，已和一個男子，聽說他們要結婚的，一同離開了此地。因此威廉向她作別的一個難為情的課題就叨光了。

威廉在馬車上要坐一個整天。他並未注意馬車經過的地方，他是那樣地沉潛在冥想裏夢幻裏。馬車終竟到了目的地。天已是黑夜，馬車軋軋地停在院落裏；一個拿着手燭的小使，從一個華麗的大門出來經過那寬大的梯坎走到馬車面前。“等候許久了，”他說，把那皮製的門打開。

他走進那屋子去。這個處所他是從未跨進過的，使他起了非常嚴肅非常神聖的感想。目前是寬

廣而微斜的梯坎，在上面轉折處分爲二部，照輝着堂皇的吊燈。大理石的立像和半身像或立在臺上或列在壁龕裏；有些似乎是知道的。他宛如置身在童話裏。

隨着進了前廳，看見壁上掛着很熟悉的病着的王子的畫。他正想再看一兩眼時，使用人催促他走過了兩三間屋子到一間小屋去。在那裏背着燈光的帷幔現着她的影子，一女子在坐着讀書。“啊，那就是她呢！”他在這入眼的瞬間，向自己說。那女子立起身來，向他走近。阿麻宗！他不能自主地趕上前去屈着膝喊道：“果然是你！”他握着她的手無限的狂熱地接了吻。菲里克斯在她側面的毛氈上熟睡着。

菲里克斯移在那長椅子上去，娜多麗對他坐下；她請威廉坐那近旁的椅上。她薦他些清涼飲料，他辭謝着，在這時他只一心一意地在打量究竟是不是她，把她由燈罩所陰影着的容姿再端詳了

一遍。她把迷娘的病狀大概說了。就是那個孩子由一些沉痛的感想漸漸地衰弱，爲她那瞞着得過度的興奮，常常激烈地危險地爲她可憐的心臟的痙攣所苦。由不意的感情的昂奮，屢次那生命的第一機關有時也驟然停止，在這可愛的孩子的胸上感不着有脈息的躍動。在這個可慮的痙攣發過時，自然的活力又現在強烈的脈息裏，以前貧血的孩子現在又爲充血所苦。

“這孩子奇妙的變態，”娜多麗說，“你也可以見到，她現在是着女人的服裝，雖然以前她似乎是那樣嫌棄的。”

“怎樣辦到那樣的呢？”威廉問。

“倘若是那是一回可喜的事，我們真是出乎偶然，請聽是怎麼經過的吧。或許你也知道，我時常使一羣的少女在我身邊，我這個考量是使她在我的身旁成長期中，想教育她向良好純正方面發達。在不久以前她從農家的孩子口中聽了許多天使的

話，聖誕老人的話，聖使的話，而且在某個時候顯現在人類中，要送禮物與好孩子們，要處罰那不好的。恰逢那時有平素時常都有很好規矩的雙生姊妹的誕生日近來，我先對她說，這回凡是平時非常乖巧的人可以得着由一個天使爲他們帶來的褒獎。孩子們對於這個現象非常注意地等着。我選擇迷娘扮作這個任務，在選定的那天，優美地穿起長的輕的白色的衣服，在胸前當然有一條金帶，在頭髮上同樣一頂金冠，是不可少的。最初我想不要翅膀但裝飾她的婦女們或者是想逞她們的手藝吧主張在左右加上兩個金翼。那樣一來這不可思議的模樣兒一手拿枝百合花一手提着花籃，走進那孩子們中間時連我也自己吃驚。“那裏天使來了！”我說。孩子們都退後了幾步，後來他們喊出來：“那是迷娘呢！”他們還是不敢向那不可思議的模樣兒走近。

“這裏是送你們的禮物，”她說，把那花籃拿出

來。衆人都集在她的周圍，仔細地觀看，把手去撫摩；問她的話。

“你是一個天使嗎？”一個孩子問。

“我願意，若是我是天使；”迷娘回答。

“你爲何拿着百合花呢？”

“那樣的純潔而且我的心常常應當是那樣，那時我是真幸福。”

“這個翅膀是怎樣的呢？讓我看看！”

“這是代替的，還有更美麗的還沒有展開呢。”

她很有意義地這樣答覆了這些天真的問話。當那孩子們的好奇心滿足了的時候，這個模樣兒的映像開始減退，衆人想她脫去衣服。迷娘但是拒絕了，取一只四弦琴，坐在那裏的一張高的寫字檯上帶着不可言狀的優美的情操唱起歌來。

讓我就這樣化假成真；

別要脫去了我這白色的衣裳！

忽忽地離開這美麗的河山
我要去就那堅硬的墓場。

在那裏我悄靜地休息須臾，
清新的俊眼兒又會張開，
在那時我拋去這雅潔的衣裳，
與同着我的冠帶。

那天空中各個的神靈
你沒問是男是女，
都沒有絲毫的衣裳
纏繞着無垢的肢體。

我生來雖則是不患飢寒，
我卻是飽嘗了苦痛深深；
我年輕輕便已爲煩惱衰老；
請永遠地返還我的童齡！

“我立刻就決心，”娜多麗繼續說，“讓他穿那衣服，而且另外再和她做了些那樣的，現在她仍然穿着，而且穿着那樣衣服時她的姿態完全另外是一個樣子。”

時刻已晚，娜多麗辭別了來客。他和她相遠又不得不有一陣的辛酸。“她已結了婚或者還未呢？”他獨自沉思着。每有什麼風聲響動他就心那個門兒怕會洞開，美人，意中人會躡進屋裏來。他決意想問一問這引他到屋子裏來的使用人這些關係，那人老早去了。這個不安使他久不成寐，那阿麻宗的形像和他新會着的女性的形像兩相比較的心縈迴不已。然而那也不是全然互相融合的，阿麻宗的形像說起來是他創造的，而這女性則幾乎想把他根本改造過來。

第二天早晨威廉希望見見迷娘。但娜多麗請

他還忍耐一下等現在已派人去請的鄰村的醫生到來。那些時間威廉在庭園裏及家中游步歎美收藏起的那些繪畫和彫像的豐富的收集。隨後一個醫生進屋子裏來了。那就是先時的短小身材的誠實的男子，威廉曾在彈豎琴的老人處相識的。娜多麗牽着菲里克斯的手出去，爲去帶迷娘來。

現在醫生只和威廉相對，說起話來：“我向你談一個連你也想不到的奇妙的事件。現在成爲問題的那個好孩子的奇特的性質，幾乎完全是出於一個情深的憧憬，就是想再見故鄉的願望和對你懷思的願望，而且我可以說是她在這人世上唯一的願望；這兩方面，在這個孤弱的心情看來，只有在無窮的遠方摸索，而且這兩個對象是永遠達不到地橫着。

“她似乎是生長於美蘭地方，在很幼小時爲一團踏索橋的從她兩親處誘拐出來。詳細的情形，從本人是問不出的，一半因爲她太小，地方和名字不

能說出，尤其是因她立了誓，決不把她的住所和來由仔細地告給生人。原來人們在迷路上尋見她時，她對他們說她的住所很詳細非常懇切地請求引她到家裏，他們領着她只顧向前急走欺誑她在晚間到了旅店，他們以為她已睡着不曉事相，說捉住一個好東西喧嚷起來，這樣的東西決不至再得回家去的路的。從此以後這可憐的幼女陷在一可怖的絕望裏，竟至聖母顯現在她面前而且安心地，願加保佑。因此她自己發了個神聖的誓，說她將來誰也不信用，對誰也不說出她的過去只願直接地在聖母護佑的信賴之下養生送死。現在我對你說的這些話，那孩子絕對地向娜多麗說的，娜多麗只由斷片的說話，唱歌，和孩子樣的不留意處恰是她想隱藏的而洩漏的事再聯絡起來的。”

威廉自己現在能把這可愛的孩子的許多歌詞和許多談話完全明白。他迫切地請求醫生把從那異常的孩子的不可思議的歌謠和告白中所得的，

不拘什麼一點不遺地使他明白。

“啊！”醫生說，“你打起精神聽這不可思議的告白，或故事吧，在那些話裏你自己或者已記不清楚，你卻有很大的關係，我恐怕這可愛的孩子的死生大事也決定在那裏呢。”

“請你快說給我聽，”威廉說“我是太忍耐不得了。”

“你還記得，”醫生說，“在演了罕姆萊特戲後在你庭園前夜間那個場面麼？”“是的，我記得十分清楚，”威廉紅了臉說，“但是我未想到在這個瞬間的事也須要我想起來呢。”

“迷娘在你前面急走去，”醫生繼續說，“而且從屋裏窺伺你。當她看着幸福的戀愛的女敵手由你擁着接吻着，那可憐的孩子是如何的苦痛啊！對你的愛慕之情，朋友，在那可愛的胸中已經是蓬蓬勃勃地漸漸發育起來了；在你的擁中那可愛的孩子已經忘去了多少苦痛；而且在你的擁中

希望永久地得以安慰。她感受過如火如荼的嫉妬的一切煩惱。她的心，從來為憧憬及希望激烈地跳躍着的心，突然停止起來像黑鉛似的重物壓在胸上；她呼吸不可能，她以為無法可救了，但聽着老人彈豎琴的聲音，她急向他跑到那屋頂下去求他的救助。現在你自己更可明白那晚上火災的來由了。”

“那晚上我很難解的許多事實，我現在完全了解了。”威廉說話時，他躁急地沉思地在屋裏一往一來地踱步。

“娜多麗對我老實說，她自有生以來沒有那樣受過驚駭和打擊，像當那孩子說那些事故時的樣子；實際上那尊貴的女人深自責備，以為那孩子由她的探問和誘導把這個告白現露了出來而且由這個回憶那可愛的孩子激烈的苦痛很殘酷地又重新憶起。

“娜多麗這樣對我說，那可愛的孩子在她的說

話剛說到這一點時，在她對我追問的許多應答裏，她突然伏在我面前，把手放在胸上，哭訴着關於那恐怖的路上重新起來的苦痛。好像一條蟲在地上展轉地蠕動着，我不得不集中我全部的精神，就我所知道對這樣狀態下的身心去思量去追求一個方法。”

“你把我放在一個苦境裏了，”威廉叫道，“你們爲醫生的既相信她已經有了兩重的憧憬，在她的性情中使她到要死的程度潛伏着，爲何又想用我的出現重新引起她的苦痛而且或至於促她的早死呢？”

“我的朋友！”醫生回答說，“我們不能救助的地方但也有緩和的義務，而且愛的對象的存在很可以除去想像力的破壞力量，把憧憬變換後平靜的觀照，我們是最確實的一些例證的呢。”

娜多麗恰回來了，勸威廉同她到迷娘那裏去，“她似乎和菲里克斯玩得很歡喜的，我想一定好好

地迎接你吧。”威廉跟着走却不能不有幾分的反抗；他聽了過去的談話心裏深深地感動，而且耽心怕有一個熱狂昂奮的場面。但當他跨進屋裏時，才知道完全和豫想的相反。

迷娘穿着長而白色的婦人衣，半結半散的金髮下垂着，坐着，把菲里克斯放在膝上緊把他貼在胸前；她充分地表現得像世外的精靈而那小孩像就是生命；所以看起來好似天和地互相抱合一樣。她含笑地伸出手向威廉並且說：“謝謝你來看我，我真的幾乎望不到一定還能活着再和你相見呢。”

迷娘迎見威廉時的平靜使衆人很大的安心。醫生勸威廉宜常時與她相見而且對她的身體也和對她的精神一樣的，宜使她保守平衡的狀態。醫生自己說他不久再來告辭出去。

威廉現在能夠在娜多麗的小世界裏觀察她了，他不久覺得她快活純潔的精神對那些一部分是住在她家裏的，一部分是從她的鄰家來訪想和

她學得些精神的教訓的少女們，實現了如何幸福的影響。像和這樣的人相處他覺得是無上的願望，縱然是暫時參與她博愛的慈善的行爲處出席到她教訓的時間，同她與快活的小孩們在廣大的園子裏共同遊戲，或者向美麗的近郊同他們遠足是他所得的快樂。

迷娘常常想加入同伴裏來，衆人更加喜歡地應允她，像她漸漸和威廉住慣，她對他的心情很坦白，就全體看來是快活而且樂天的。在散步的時候她容易疲倦喜歡靠着威廉的手臂。“現在呀，”她說，“迷娘不再攀樹和跳躍了，但是仍然想爬上那山頂去散步，從這家屋到別家屋從這根樹到別根樹飛跑的願望還存在着呢。那小鳥是如何可羨慕呢，特別地若是在牠那樣精巧地並且親愛地做牠們的巢的時候。”

相處不久迷娘不只一次地叫她的好友伴威廉到園子去，已成習慣的事。他有事或者不在家時非

里克斯就不得不作代替。這可愛的少女雖然在許多次好像要完全離開這世界的樣子，但在其他的時候又像父親和兒子那樣的自己非常執着地好像把別離的事看來比其他一切任何事更要可怕。

有一天塞耳洛不意地來了，他說這個休假想在他妹子的美麗的別墅度日。威廉已經耽心起來，他同娜多麗不拘形跡的會合及了解怕不至於由爽快的塞耳洛破壞去吧，那時一個專差跑來，報告那等候了許久的侯爵的到來。

侯爵竟在第二天才接到。他是一個還未上年紀的人，高貴的北意大利氣習的風貌。他曾同娜多麗的父親作一個盛大的旅行通過意大利而且非常歡喜在那裏曾經共同賞集得的美術品在這個館舍裏再見。在那時到了的塞耳洛也是美術愛好者，於是這兩人不久便十分相投起來熱心地談論演劇，文學，美術方面的談話。

因為侯爵想比較久住的關係，前時由塞耳洛

傳達的提議，把威廉聘為旅行同伴的話最近沒有重提。而且威廉也很感謝；因為他心願儘可能的長留，他欣喜地迎接他們，由這兩客人的自相結識他可以專向着娜多麗方面作伴侶。

在某一個晴朗的夏天傍晚娜多麗同威廉，曾有一次，通過野原向一個鄰近的小山去一同散步。從那裏可以享受一個四圍美麗的眺望。迷娘也隨着他們後面或時走着挽着威廉，或時靠着娜多麗的手傍着他們深沉地在思量裏。到了山頂上，他們坐在巨大的樅樹蔭下柔軟的苔錢上，眺望那漸漸向地平線不沉沒的落日，這單純的光景之偉大一變他們為快活的心情，開放了他們的胸臆。

“你的生活的進路，”威廉從別一方面說，“不是時常都是非常平坦地進展的嗎？因為由塞耳洛所說的關於你還是小孩時代的話，若是我未有聽錯，看起來現在也還是適當呢。在他人很替你想你是從來絕沒有迷亂過，你不曾有走錯一步，又把脚

收回的必要。”

“那都是託我的伯父和法師的福。”娜多麗回答說，“他兩人指導我的教育，那樣很好的把我的性質鑑別，由我在小孩時表現的傾向，他們知道去教育它，而引它向正當的路徑。我回想從我青年時代以來很難說是一個愉快的印象，當我看見到處都是人們的缺乏，感覺得一種很難克服的熱望想去把缺乏平均起來。

“我看見穿襤褸的人們立刻我就想起我那樣多在我的衣架上掛着的有餘的衣服。我看見因為沒有人照料沒有人教育而衰弱了的小孩們，我就立刻想起我見過的各種在富貴榮華裏享受得無聊的婦女們。我看見無數的人擁擠在很狹小的屋子裏居住，我就總想要把他們放在很大的屋子裏，許多的家屋及宮殿裏去。

“救助人們的衝動充滿了我的心，我很久以來實行着，而且我現在的行為也是由這個衝動發出

來的。”

“你的行為和圍繞着你的一切，”威廉回答說，“在我看來你很可以歡喜你過去的生涯，你是從一個壯麗的純潔的道路上走了來，你沒有空度時光而且全沒有自疚的事。我則完全相反！我除錯裏又錯迷惑之外又迷惑以外無可告人的。當我在已發現我而正發現我在那感亂中時，我不知道，除了想向你外寧肯把那感亂想向誰隱藏起來呢。”

娜多麗像安慰他把她的兩手放在她友人的手上；她無言地望着那消滅在火焰般紅裏的夕陽；她美麗的雙眼充滿了眼淚。威廉引她近身誠摯地吻她。

一個壓搾似的喊聲使他倆向側面觀看。那是從他們幾乎忘懷了的迷娘所發出來的。娜多麗急忙跑上前去把她抱在手裏。“沒法的孩子，”她說，“一切激烈的運動不是叫你禁止的嗎？看嗎，這個心臟的鼓動！”

“讓牠破裂吧，”迷娘長歎息地說，“那是已經鼓動得太久了。”

迷娘突然把左手按在胸上，那時她激烈地伸出右手，發一聲喊像死了一樣地倒在娜多麗腳下。

這個驚惶真個不小。既沒有心臟的鼓動而脈搏也感覺不得。威廉把她抱在手裏，急忙地向家裏搬去。命人叫來的醫生已無希望，為她盡力也無結果。這可愛的孩子從此便不再生了。

威廉傍着娜多麗過了幾天昂奮和沮喪的日子：因為他們忘不了，由他們的不注意把這個可憐的孩子弄到死地。

當他們想再看一次死骸時，醫生拒絕他們接近。“請你們從這個悲痛的東西離開吧，”他說，“我想立刻由這個可憐的少女應用把屍體像木乃伊化的藝術，使那身體保持着生時的面影。”他剛把這工夫完結時，由為治療彈豎琴老人而在那裏的牧師的一封奇妙的信，把他叫去。

村中的法師爲喪禮招請求了，對這些事一切的準備都齊全了。衆人走到大廳去看時，那裏鋪着深藍色的毛氈，只由屋角的大蠟燭幽微地照耀着。中央放着棺。在棺的側面站立四個童子，向那在棺上安臥的人體用寬大的羽毛扇靜靜地送風。眼看不見的歌隊用優美的歌聲開始問話：“你把誰送到我們這清靜的羣中？”那四個童子用可愛的聲音回答：“我們送來一個疲倦了的游伴給你們；讓他在你們的身下安穩，等到天上姊妹們的歡聲，何時再把他叫醒。”

合 唱

“初來的年少者到我們團裏，是要歡迎！歡迎呀，悲哀地！悲哀地歡迎！此後沒有隨你的童男和童女！只有愉快地親近老人進那靜悄悄的大廳，可愛的可愛的孩子啊，在那莊嚴的人羣中休憩！”

童 男

“唉！我們是如何不願意把他帶來！唉！而且他

是要留在這裏！讓我們也在此停留，讓我們哭啊，
哭那個棺槨！”

合 唱

“再看啊 那強韌的雙翅！看那 輕盈潔白的衣裳！頭上的金帶是如何的光芒！看那美麗的那高貴的安靜模樣！”

童 男

“唉！那翅膀不會高張；那衣裳不再為輕舞飛颺；當我們把薔薇花插在那頭上，她可愛地可親地向我們觀望。唉！我們失卻了她在此，她不會到園裏來游，草與花她不再來采。讓我們哭哭啼啼把她在此安殮！讓我們哭哭啼啼追憶她的平生！”

童男退了回去，法師從他的椅子內立起身來走向棺後去。

他揭去面紗，迷娘的如睡著地很舒適的姿勢穿着天使的衣服躺著。衆人近前都驚歎這個如生

的面貌。只威廉坐在他的椅內，他不能自己按捺，他不敢思念他所感受的，而且每個思量覺得似乎要毀滅他的感情一樣。

侯爵也同其他的人進來注意地觀看那形體。法師說：“這個不愛的心靈具着神聖的信仰，而一面對於人類是那樣的祕密閉鎖着卻不絕地向神靈追求。在她死的瞬間她是如何熱烈地接吻那在她優雅的手上，用無數的斑點非常精緻地形成的聖像。”他說話時隨即把她右腕捲起，一個由各樣的文字和記號所刻成的十字架的聖像，從白色的皮膚上淡青色地看出來。

侯爵逼近前細看這個新奇的現象。“啊呀！”他喊着同時他立起身來舉着兩手向天，“可憐的孩子！不幸的侄女呀！我在這裏和你再見！這是如何哀悼的慰藉，我們已經很久把你斷念了，這可愛的好好的身體我們以為在湖水裏久已葬在魚腸，何期在這裏又再現出來，雖是死了呢，但仍然遇着

了！我也算會了你的葬，這葬禮不僅使你外觀那樣盛大還由爲你的葬禮而到來的高貴的人們更加盛大了起來。若是我能再說話時，”他說話時是些斷斷續續的聲音，“我將要向你道謝。”

再想向前訴說時那眼淚把他阻着。法師按一按發條遺骸沉下大理石的棺底去。衆人正在退出時隱約的葬歌復起，但是無人留意那壯人意氣的歌詞，各人都太爲這出人意外的發覺與自己所受的觀感所奪。

侯爵對這事件的說明避而不言，但同法師作了一個長久的私人的談話。侯爵當衆人來在一塊時，每每吩咐奏樂；都得到喜歡的贊成，因爲衆人都是想把話頭免掉。像這樣相聚暫時以後知道侯爵已經在作出發的準備。

某天侯爵對威廉說：“我想不要使那可愛的女兒的遺骸不能安穩；想把她送轉到她生前受過愛撫和懷禱的地方去，但是望各位到本地來訪問我

和那孩子的故鄉，卽是那可憐的孩子生長撫育起來的故里；各位還可以看一看那孩子還朦朧意識地記得的那些圓柱和石像。

“我很願意引各位到那孩子極喜歡收集小石的水灣去。各位青年先生，從各位受了我的恩惠，那家族的感謝一定不會少的。明天我要去旅行，我把全部的來由向法師談了，他可以再向各位談；他能諒解我，聽了我那過於悲哀時斷續的話，而且他可以第三人的地位更能具體的把那番話細說出來吧。”

就在那天晚上衆人又聚在一起，曾經把侯爵說的話筆記起來的法師，把那筆記展讀起來；

“我父親的邸宅，侯爵這樣地對我說，是在上意大利的豐饒的平野內。我們弟兄三人。長兄卽是娜多麗和塞耳洛的父親，在德國服兵役，而且在那裏定下了家室。因此財產是我承襲，當時我最幼的兄弟奧格斯廷因爲性情傾向一種狂信的安靜；而

且耽溺在學問和音樂及作詩歌裏便置身於僧籍。幼弟在修道院在一個奇妙的狀態下度了數年；已經一半由精神的一半由物質的感受完全在神聖的狂性的享樂裏，因此暫時昇進到了第三天國，但是不久一落千丈陷入在絕望的深淵和無邊的苦海。當我父親在時想不到什麼變動，然而對於那些事誰又想得到或者主張呢？及到父親死後幼弟不時來訪；我們最初很耽心的他那態度漸漸地比較能忍耐些了，因為他的理性得了勝利。但是理性使他愈加確實可望在純粹自然的途徑上，那充分的滿足和恢復有望時，他更加熱心地向我們要求，想我們使他解除他的誓約；他竟自白地說，他有心於我們鄰家的女兒思白拉宅。那可愛的少女從她幼小時即在我們家裏出入而且由她的父親可望得許多豐富的嫁資的。

“我們在我們的父親嚴格之下太受苦痛了的，所以我們聽了幼弟的事情不能不感動。我們

和家裏聽讖悔的僧人相商，而他和豫期相反遲遲地不與同意，我們不絕地強求他時，他後來竟把思白拉它的由來向我們明說了。

“這女兒卽是我們的妹子而且實際上是同父同母的。她是我們兩親在晚年養得的，因為重體面的父親怕因此爲世人所嘲笑，所以把她的生年月日隱藏起來使鄰人攜養去。由我們奧格斯廷兄弟，我們知道那唱歌和音樂已經把他引向思白拉它方面去，因此我們急急地向他說明他眼前懸着的那個危險。

“他用無情的輕蔑的眼光向我們。‘你們那些捏造的誑小兒的話收拾着吧，’他喊出來，‘那是向小孩子和容易聽信的傻子說的；從我心子裏把思白拉它撕掉不去的，她是我的，思白拉它不是我的妹子，她是我的妻室！’我們知道這個事情更使我們驚慌了，我們爲哀憐他的境遇，我們也無法可想，他憤激地明說思白拉它已經爲他有了孕了。我

們那聽懺悔的僧人費盡了由義務命他做的各種手段，但是那不祥事只有由此更惡化下去。

“我敢說，’他這樣地喊，‘因為沒有誰像我這樣地煩悶過，從那高崇的美麗的恍惚的圓滿境地直到絕望，空虛，破壞，喪心的那些可怕的荒漠，從超出塵寰最高的憧憬直到澈底的無信仰連自己自身也不信任的地步。那滿斟了的得意之杯我曾經飲盡了那可怕的殘滓一切，我的全身毒害直到內心。現在嗎，那慈悲的自然由它無上的賜物，由那戀愛，把我恢復了起來，在那天真的少女的胸上我再感着，我的存在，她的存在，我們同心一體，由這個生命的相結而產出第三的生命，而且將要向我們微微地啓笑，現在嗎，你們煽起你們地獄中的火焰，對準這熱烈的真誠的不可壞的至純的愛的歡樂逼來！要會我們，在那個衝入雲霄的威嚴的樹頭的杉樹下來相會吧，在那檸檬橙子繁茂的地方，在那優雅的常春樹向我們放那可愛的鮮花的地方，

在那些生樹欄干裏來相會吧，而且那時大着膽兒把人紡績成的壞心腸的，灰黑的，網羅來恐嚇我們吧！思白拉它是我的；只有死才能從我得着她。怎樣我能留住她？怎樣我能到幸福？那些是你們的耽心！現在我立刻到她那裏去，我永不與她相離。

“他爲想渡河到她那裏去，向那渡船跑去；我們挽留他對他忠告勸他不要取這個手段，那會引起一個可怕的結果。我們和僧人相約，不要把眼離開我的兄弟，而且不使他出修道院門一步；僧人別去，約兩三日再來。我們豫料的事真到來了；理性會在我兄弟的心中強有力作用了，但是他的感情是脆弱的；宗教上從前的印象蘇生起來時，那可怕的疑懼把他捕虜。他苦過了可怕的兩天兩夜；僧人又來搭救；但歸無効！無束縛的自由的理解力釋放了他；但是他的感情他的宗教心，一切從來因襲的觀念，宣告了他是一個罪人。

“有一天早晨我們發見他的屋子空空；一個

條兒在棹上，裏面他對我們說，因為我們用暴力拘束他，他力求他的自由是應當的；他逃走，他走向思白拉它處去，他希望，同她隱遁，倘若人們想破壞他們，他具有十二分的決心。

“我們吃驚不小，但那僧人懇求我們要安靜。我們可憐的兄弟又被嚴厲地監視：那渡船不是渡他過河，而是引他到修道院裏去。爲四十時間未睡，我疲倦的兄弟在船由月光中搖出不久，他熟睡了，到他自己知道他已在僧人手裏以前他未有早些醒覺；他自己正在清醒中時，已聽着那院門閉鎖的聲音。

“思白拉它不得不加以保護，當然不可使她知道她的愛人卽是她的哥哥。她做了母親了而且在小小的嬰兒上完全感着幸福。但是剛到那孩子斷乳時而母親的身體回復時，我們那僧人把她同有僧籍的人媾合的犯罪事實，在那可怕的渲染中描述出來，而且由他的說明，後來竟使她立刻懇求，

和她的愛人永遠訣別。

“孩子漸次成長，而且不久即表示一種特性。很早便能步行而且動作極敏捷，唱歌不久便非常巧妙，而且四弦琴也同樣地個人自己學會。只有說話還不成聲，似乎那故障在思考的方法方面是比較在發聲機關方面為多。然而可憐的母親對孩子感覺着悲哀的關係。那孩子老早已和母親別開寄養在湖水邊上的良家裏，那孩子在她所有的許多嬉游的時間裏，不久即以攀樹登山為特別的樂事。爬上那最高的山頂，或在船舷上飛跑，而且仿效在那村中來演過多次的踏索橋的奇特的演藝，是她自然生來的本能。

“為容易練習這些玩意，她喜歡換着男兒的衣服，不管養育她的兩親很以為不雅觀放着不許，但是我們儘可能地每每那樣地寬容她。她奇特的走路和跳躍常常使她走到遠方，她迷了路，徬徨野外，但常時再會歸來。當她回家時大概坐在近處的

別墅的大門前圓柱下面；以後都不再去尋她只等她自己轉來。她看起來似乎是在梯坎上休息，但不久她又跑到大廳看那立像，若是人沒有挽留她時她即刻跑回家去。

“後來我們的希望竟自失掉了，責罰了我們放任之罪。孩子竟不歸來，她的帽子飄浮在湖水上，而離那處不遠有個打下來的瀑布。以爲她是去攀援那岩石間所起的不幸；千方百計的搜索發現不出屍體。

“思白拉它不久由她的女伴們不經心的談話，知道她的孩子的死；看起來她好像是安靜而爽快的，沒有表示曖昧難解的態度。她很高興，神靈把那可憐的孩子接引去了，那樣地當心，免得她再引惹更大的災難。

“但是不久她表現着悵鬱和神經錯亂的症候。那兒流行着一個傳說，說湖水每年要一個人的犧牲，湖神到後來把那最後的小骨片再拋出，因此她

終日不倦地在湖岸上往來，收集她發見的一切的大小骨片在一個籃內。後來她相信孩子的一切骨片收集全了，從那時起好像安心了起來。她的注意已再不向人世方面，她僅攝取少許的食物，她的精神使她漸漸地從肉體的羈絆解脫上去。後來她不知不覺地蒼白了而且失去了知覺；她不再睜開眼睛，她是到了我們所謂死的狀態。她的遺骨是埋葬在湖邊小禮拜堂裏。

“在那些時絕沒有向我們的兄弟把眼睛離開過。經了許多可怕和不可思議的時期，那些時期我省略不談，他已進到一個精神安靜而身體不安的奇特狀態。他除了把着豎琴而彈弄豎琴以外，幾乎沒有坐下過，在那些時大概是伴着歌聲。其餘的時間他始終在動作裏，一切的事異常溫順而聽從，因為他全部的熱情似乎為唯一的死的恐怖所融化。若是把一個危險的疾病或是死亡去威嚇他時，世界上任何事都可以使動他。

“他在修道院中不知疲倦地往來踱步，而且明白地說，在山巔谷底遨遊更比這樣好，在這些奇特的事以外，他又說有一個怪物，時常脅迫他。他的說法即是，在他每夜醒來時一個美麗的小孩在他的牀腳下立着，拿一柄白亮亮的小刀恐嚇他。把他移在別間屋子時，但是他又倡言那裏也是一樣，而到了後來修道院任何處都是一樣地有那小孩監視地站着，他往來地踱步更覺不安起來，而且事後想來，他在那些時比從前常肯立在窗前遠望那湖面。

“在奧格斯廷的修道院中，我們妹子的故事談得很利害，而且因為沒有人熟悉他自身的關係，所以詳細的一切他完全知道了。他現在使一個那樣巧妙的法子逃走出去了，從來沒有人能夠想像得到，他是怎樣出了那修道院的。他深夜尋到了他不幸的愛人脫離了苦惱的那小禮拜堂；只有少數的信徒跪在屋角，她的舊婢坐在她的枕邊，他走近前向她寒暄，而且問她，她的女主人是怎樣了？‘你看

看那個吧，’那舊婢回答着帶了不少的惶恐，他只從側面細看那個死駢。稍微躊躇了一下他握她的手。爲那僵冷所驚他又立刻放下，他不安地望望四圍，向那老婦說：‘我現在不能在她側邊留着，我還有個很遠的路程要走，但是我到了適當的時期還要轉這裏來；若是她醒來時，你向她說吧。’

“他從此去了，我們得到這事件的消息已經太遲，尋找了他的去路，但是無效！他是怎樣地通過了那些山谷是難於捉摸。後來經過了長久的時間我們發見了他的足跡又在格老白登州，但是太晚了，不久又失了足跡。我們推測他或者向德國去了，但是那戰爭把這樣渺小的足跡完全湮滅了。”

法師讀完了，無人聽了不含淚。其餘的人都靜默着，法師說道：“現在到了這個問題了，我們還是讓和易的侯爵旅行去，不把我們的祕密向他說明嗎。因爲那個奧格斯廷和我們彈豎琴的老人是同

一個人，誰還有絲毫疑意嗎？我們要思量一下，對於那家族並且對於那不幸的人要怎樣做去。若是依我的意見，決不要太急，等候現在就要從那裏回來的醫生，看有怎樣的消息。”

衆人都贊同這個意見，法師被依託，在某個口實之下挽留侯爵等那醫生回來。

約略過了兩三日，醫生果然實際上和一個衆人不相識的人同伴回來了。新到的兩人靜息暫時，那陌生的人後來走向威廉，伸手向他說：“你已記不得你的老友麼？”那是彈豎琴老人的聲音，然而他的態度沒有一點元來的形跡。他是普通旅行人的裝束，潔白整齊地穿着。他的鬍鬚已不見了，頭髮看起來也有幾分美術的；威廉狂喜地擁抱着他；他又向別人介紹舉動都很合度，並不知道他的爲人在不久以前已經爲這一團人所明白了的。

衆人熱誠地歡迎他醫生爲打斷這類的話頭，另轉向一些不關緊要的談話去，主張立刻去散步。

只有衆人在時，醫生說明以下的事實：“那老人的恢復是由一個奇特的僥倖成功的。有一天牧師的藥室裏放的一瓶液體的鴉片不見了。白尋了許久之後在我們彈豎琴老人處發見。我們爲之驚駭不小，因此問他飲用了否。他說沒有！接着又說：‘我的心性恢復要感謝有了這個東西。你要向我取這小瓶去，那是隨你們的意思，只是眼見我再陷入絕望的從前那種狀態去罷了。隨時都可把這最大的苦痛永遠地除去的可能性，給我以忍耐痛苦的能力。自從我有了這個護符使我在死的比鄰更轉到生的方面來。’我們再三思量之後沒有再逼迫他了。那老人把那個毒藥的堅硬的玻璃瓶，當爲一種絕難思議的解毒劑帶在身邊。”

衆人把從前發見了的一切事情說給醫生而且決定，對於奧格斯廷保守絕對的緘默。法師擔任着不使老人離開他的身旁，要使他依舊走着 he 走上了的好路。

老人實際在這個新的環境裏也非常活潑，只有不能制抑那對於非里克斯的舊時的恐怖，他因此希望這小孩早走開的好。

衆人都依照鄉村的風氣常把時間在散步，打獵和快活的遊戲中過去。

有一天衆人正在比較平時更高興的那樣一個笑談中奧格斯廷突然打門，作一個可怕的样子直撞起來；他的顏色蒼白，眼神狂亂，似乎要說些什麼而話不由他的樣子。衆人都吃驚，威廉和塞耳洛以爲是狂病再發，跑上前去緊緊地把他拉住。老人吃着口模糊地，漸漸激烈地暴躁地叫喊出來：“不要絆住我，趕快！救！救那小孩！非里克斯中了毒！”

衆人放了他，他跑出門去，衆人非常驚惶地緊隨着他。命人去接醫生，奧格斯廷掉轉脚步向法師的屋子跑去，看見孩子在那裏，當衆人遠遠地叫他：“你做了什麼？”那孩子似乎驚惶失措的。

“親愛的父親！”他喊着，“我不是從瓶子裏，我

是從杯子裏喝的，我渴極了。”

奧格斯廷合起兩手喊叫道：“這小孩是無望了！”自己從周圍的人叢中鑽出去，急急跑開了。

衆人看見一杯杏仁牛乳在桌上，側面一瓶空了大半瓶的牛乳；醫生來了，知道了衆人的話；他看見那很熟悉的裝過液體鴉片的瓶子，空空地放着，很吃驚；他叫人把醋拿來，用盡他各種方法去施搭救。

娜多麗把小孩帶到一間屋子去，她周到地爲他費心盡力。法師想尋出奧格斯廷橫豎問出幾個要領跑出去了。不幸的父親威廉也同樣勞而無功，當他回來時，看見衆人的面色都有恐怖和不安。醫生那時把杯中的杏仁乳試驗，知道是鴉片強烈的混合物；菲里克斯躺在沙發上像病勢很重的樣子，他央求父親，只求衆人不要灌他些什麼，他只望人不要苦他，塞耳洛指派衆人追跡逃亡了的奧格斯廷，自己也跑了出去，娜多麗坐在孩子側面，孩子

倒在她的膝上，懇求她保護，央求要些砂糖，那醋是太酸了！醫生允許了他；他說，那孩子是在昂奮中，不得不使他安靜起來；已經用盡了各種的法子，他想儘可能的做去。神氣沮喪坐在椅子上的威廉，立起身來，用絕望的眼光望望娜多麗，走出門去。

“我難於理解，”過了片刻醫生說，“危險狀態的徵候這孩子一點也沒有現出。縱然是只喝了一口也一定服了多量的鴉片的，然而現在這孩子的脈息，除了歸之於爲我們的舉動和我們向孩子驚懾了他所起的恐怖心外，沒有格外的變動。”

塞耳洛不久帶一個報告跑進來，說看見與格斯廷在頂上層的屋子裏一身血跡地，一把剃刀在他側面，大概是自已切斷了喉管吧。醫生趕快跑去了，路上撞着抬着老人正從梯坎下來的衆人。迅速安放在牀上仔細地診察；切傷是在氣管，爲強烈的出血陷於人事不省，然而不久知道生命無礙還

有希望在。醫生把那老人的身子放成正當的位置，把切開了的部分接合起上了綑帶。

那夜都是不眠不休地過去。孩子不願意離開娜多麗，威廉和她對坐在椅子裏；他把小孩的腳部放在自己的膝上，頭部及胸部放在她的膝上；這樣地分擔這個樂意的貨物，和愴楚的心焦，在這樣不舒適的悲哀的姿勢裏，繼續直到天明。娜多麗把她的手與威廉，一句話也沒有，望望那孩子，又互相望着。孩子睡得安穩，清晨老早很活潑地醒來，躍起身就要吃有乳油的麵包。

奧格斯延也恢復了幾分，衆人都努力想從他聽出一些真相。衆人費了不少的力量；漸漸知道，當他同法師一同在室內時，他發見了那個筆記而且是他的記錄；他的驚駭是無可形容，因此他現在自信他不可以再活着；立刻把他慣熟了的逃法向鴉片方面取求，把那鴉片傾在一杯杏仁乳裏，當他舉杯向口時總覺得有些膽怯；因此他仍然放在那

裏，想再到園子裏走一走看一看世界；當他轉身回來時看見那孩子在那裏，把那杯喝完了，正在努力又把杯子滿斟。

衆人都勸這不幸的老人，務要安靜；他溼溼地緊握着威廉的手。“啊！”他說，“爲什麼不早些把我和你分開呢！我很知道那孩子會被我殺死，不然我被他殺死的。”——“那孩子活着的嚟！”威廉說。醫生很注聽了之後，問奧格斯特是否全體的飲料都混了毒？“不是！”他回答說，“只是那杯子裏的。”——“那樣嗎真是偶然的幸運，”醫生喊道，“那孩子是從瓶子裏喝的！孩子的手沒有去抓那樣用意好了的死毒，真是天祐！”——“不是！不是！”威廉喊道，那時他把兩手放在眼前狂叫起來，“這個說法是如何的絕望！那孩子明明說那不是從瓶子裏，那是從杯子裏喝了的。他現在的無事只不過是一時的外觀一定會在我們抱在手裏就會死去的。”——他跑出去了；醫生跟着下去，那時他把孩子撫

育着並且問他：“是不是呢，菲里克斯，你是從瓶子裏喝的不是從杯子裏喝的呢？”那孩子哭了起來。醫生慢慢地把事情的原由說與了娜多麗；娜多麗想從孩子探問實在情形也費力無效；孩子只哭得愈壞哭了許久，哭得直到睡時。

威廉在側面守護着，孩子那晚平靜地過去。第二天早晨發見奧格斯廷死在他自己的牀上；原來他假作安靜瞞着看護人注意，卻陰悄地解去綁帶自己出血死了的。

娜多麗帶着孩子散步去，菲里克斯和他非常歡喜的日子一樣的更高興。“還是你好呢，”菲里克斯對她說，“你不罵我，你不打我，我只和你說吧，我是從那瓶子裏喝的！娥列麗母親時常打我的手指，若是我抓着瓶子時；父親也那樣怕人的把我望着，我想，他會打我呢。”

娜多麗登時飛也似的跑回館裏；威廉仍然滿面的愁容接着她。“幸運的父親！”她高聲喊道，那

時把孩子高舉起遞在他手裏：“這裏是你的孩子！他是從瓶子裏喝的，他的不知道禮儀反救了他呢。”

威廉由那很激烈的熱情所鼓動所震盪，那不意的而且可怕的意外事使他的內心完全失却了常度，那樣在他的胸中強烈地占領着的一個煩惱，無力去抵抗。他是如何迫切地要向娜多麗傾瀉胸臆！但是單以一市民的兒子冒昧向貴族的姑娘求婚怎么可能呢？菲里克斯仍然歸還自己手裏了，然而由他看來一切好似空空如的；附得有匯票的信已來在那兒，只消自己有出發的決意，關於旅行上萬事無缺。一切的事都催促他就道。侯爵為遊玩鄰近已經出發。他約在次一個城裏等待威廉。所幸的是那時醫生說他有病給了他些藥餌，從那進退兩難裏救助了他幾分。

後來在彈豎琴的老人安葬的那天，法師和塞耳洛到威廉的屋子裏來說：“歡喜起來，朋友，娜多

麗是你的。在孩子似乎病了而且半身躺在你膝上那天晚上，你無精神地坐在她面前，和她分擔那可愛的勞苦時，她已立了一個誓，若是孩子死了，對你表明她的愛慕而且向你求婚。現在呢，孩子仍然生存着，但是怎麼能變更她的意志呢？來吧，她在園子裏等你得不耐煩了喲！”

塞耳洛在途中調笑他說：“我仔細看看你時，我不禁好笑。當你到我這裏來的時候，你對我說，你是在旅行中，為收集你父親的賬。你現在帶着什麼到你父親家裏去呢？我想起你好像喀斯的兒子叟耳一樣，他出門為去搜求他父親的驢兒，但是發見了一個王國。”

“我不知道王國的價值，”威廉回答說，“但是我知道得了一個過分的幸福，這個幸福我在人世上沒有東西換替得來的。”

〔完〕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1932, 9, 1 出版

1-3000 册

分店

南京 開封 九江
漢口 廣州 汕頭
北平 廈門 鄭州 南陽

現代書局

總發行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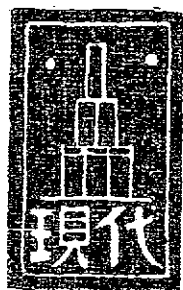
上海四馬路

出版者 印刷者 發行者 校閱者 譯著者 原著者

現代書局
現代印刷公司
現代印刷公司
洪雪沫
郭沫若
余文炳
Goethe

迷
娘

實價五角



NO:5411